

南蜀錦

里

漢擣

舊

紀机傳







錦里耆傳

勾延慶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傳舊耆里錦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徐嚴宓

G 一八九一上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殷師竹  
褚志敏)

# 錦里耆舊傳卷第五

起中和五年正月  
至蜀武成元年。

正月地動。一月十餘度。以七曜占之。多兵飢饉。

三月改光啓元年。

夏四月。維州山崩石墜。飛塵滿空。

五月除授顧彥朗東川節度使。

宋 前榮州應靈縣令勾延慶筭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率衆侵略。至德陽縣殺破。斬鄭君雄。又常厚自峽中率兵據左縣。僖宗皇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共修京闕之次。胡魯子反。燒悉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

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出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秋八月。除授韋太尉。昭度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

更置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書召閬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緜水卽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冀韋太尉來。以兵隔之。則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九月。王司徒大軍至。閉城門不納。冬十月。

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霧起。至暮。王司徒抽軍回七里亭。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庚午。陳太尉發軍。與王司徒大戰於三郊。川軍敗績。於是別修壘寨。點丁牢城。夏四月。軍容招前定戎軍節度楊晟。建節於彭州。與陳敬瑄爲裏也。五月。三郊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

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秋七月。節度使韋太尉到川。用王司徒爲衙內都指揮使。奏割邛蜀黎雅四州。充永平軍節度使。川莊陳大師。牢城。韋太尉具旌節於城下。以示城內百姓軍人。告之曰。新使在此。何閉城門。陳太師令左右詬罵。城下云。有鐵券。見在。豈可違先帝命乎。王司徒於東北面下寨。韋太尉城西北下寨。未經旬日。嘉眉州降。

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擊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眉州運糧供軍。內飢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雖稚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寨。市易鹽酪。相次人數稍多。遂成隊。有聞於太尉。太尉曰。一城飢餓。忍不救之。竝不要問。城內亦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尙恨無計救卹。一任逐便。以此稍有市井。夏五月。城內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欺凌。無所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則稠鬧。別街巷則寂靜。是月。資雅黎三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白韋太尉曰。今領數萬之衆。勞師以事蠻夷。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覲。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糧闕。乃執韋公親吏駱別鶴。鬻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恙。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即便離任。今表申奏。署授司徒節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祖餞。送至新都。韋公請回。無更遠離帳幄。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

寨城內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難買。或聚或散。固無行鋪。街巷飢人死者無數。或遇一夜風雨。來日便成

白骨

冬十月發兵圍彭州。

大順二年秋。城內糧盡。八月庚寅。陳敬瑄田令孜開城門。攜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竝轡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川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廓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政。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縊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

三年夏。彭城內窘蹙。初年米每斛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劾。城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庶。秋七月。與東川顧相公修好。結秦晉之姻。是歲改爲乾寧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匹一百文。絹一匹七十文。布一匹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時修寶歷寺。有僧智廣。俗姓崔氏。善救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癩者便伸跛者能行。其餘疾苦。應手痊損。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寶歷寺爲人療病。所得錢物。回用修造。遂於寺內五丈天王閣下。居止。於是病者競來。皆得痊愈。日獲三五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神本在雅州開元寺。渴帝神堂內居。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爲光化元年。江濱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般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雲軍使田師侁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閬州。次克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三月田師侁移軍收渝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二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鎖峽。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時有呪士僧念尊勝。修淨衆寺。

三年三川晏寧。五稼豐稔。梁漢葭峽東西五千餘里。山河肅靜。

六年昭宗皇帝遇害。少帝禪位。梁時三軍縞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勸進羣議云云。蜀王卽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內。赦文曰。圓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數鼎新之至理。朕上膺晷命。俯徇樂推。宗廟告虔。孝思旣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纒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士丘墟。生人旣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



有土遂至蠻夷瀝款。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倍軫臨深之懼。每念生靈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正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者。屠牛鑄錢。固意殺人。搥窳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持杖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滛濫身名。冒授官爵。囹圄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竝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蠱。不邪口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與牽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竝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放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軍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卽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兵知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祿同切於乂安。宜共資於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獨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尙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沒屋舍庄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官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

在無處營生者。竝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便布儻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略盡。搜羅其閒。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亦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資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亦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竝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滄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然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材。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詞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敍用。自唐室傾淪。梁圖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旣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沈。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進勸官資。以旌勳業。竝當續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嘗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鍾鼎之勳。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非殒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嘗及念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竝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

錄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遭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竝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沒。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閭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興失手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冤。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早膺任用。累著勳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災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遽萌悖慢之心。驗人情而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運景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宗滌竝却還在身官爵。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勅。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竝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蒼元功。宜遵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諡。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繫。水旱是司。竝宜追贈公侯。以酬元貺。朕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藩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唯効蒼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報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

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竝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竝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勝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竝許百姓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竝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儻陷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卹。孤惻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一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竝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竝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竝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竝候續勅處分。應飛龍閑廐。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流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

行開國之初。既勤行於德惠。收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悛。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蕩滌。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 錦里耆舊傳卷第六

起武成三年。盡同光四年春。

三年。大梁遣使通聘。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竝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微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隴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玘。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馬一十匹。紅纓子鞍轡各一事。

紅可叱驪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驪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烏叱驪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

烏叱驪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青叱驪馬一匹。裏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驪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驪叱驪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驪馬一匹。金鍍五垂鬧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二條。并雜物等。

黃排方瑋琳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

金香一十斤。

犀一十株。

麝香五十劑。

琥珀二十斤。



玳瑁二百斤。

銀稜祕色鈔羅二百。

金花渾銀裏龍鳳儀注槍四條。并鞘子擊牛紅子全。

金花銀裏龍鳳儀注槍四十條。盛。

金銅甲二副并副脾兜整全。

藥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赤箭一十斤。

顆棗一千枚。

牛黃一百銖。

金稜琉璃碗十隻。

金花銀裝廚子一對。

茯神一十斤。

玉鹽五斤。

牛膝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鹿茸一十對。

羚羊角五對。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薰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涵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緝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荅書。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竝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摸流泛濫於八方。衰疊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旣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輿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尙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閒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樵勞而□已。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竝鶩。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思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梳、越盜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賜雕鞍、撼玉、堅甲、燦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櫛、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梳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竝由惠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祗受。

二年春册皇太子。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膺作亂。樞密使唐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獲。戮之於摩訶池畔。初五月二十三日丑時天上忽震一聲。有電光飛數丈。或明或潛滅。皆云天狗也。占云其下殺萬人。至是勦戮之數也。斯驗矣。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蠻寇邊。大渡河至沈黎。

四年春正月。叢王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燮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五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荆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且戰艦。沿流下峽。未至。叢州刺史王先成已殺退。嘉王以王先成伐功悔慢。斬而後奏。帝甚怒之。天漢元年。戎州界獠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領兵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夏六月帝崩太子衍卽皇帝位改元

乾德秋八月先皇句有脫陵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二月雲南遣使朝貢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堂內光輝照

盜廊宇良久而沒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丙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豬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

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頒歷只以十二月暨至夏方知唐朝歷日閏

添之也是歲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伏自

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燕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

處不從其僞命繇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修爾墮張憤朱溫崔亂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

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口久困於生靈口再逃其

死士纒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

戈伏死趙嚴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

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夷。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祥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臣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跼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秦州卽天文武臣僚諫諍不允。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扈從百官。旋各分散。輦轂倉皇。奔馳歸闕。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興聖太子。今見引領大軍。相次卽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悉悲哀。帝遂召歐陽彬修降表曰。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邦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冤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部。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讐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旣乖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惟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而冰雪自消。容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釁。不敢遁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卽昇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惡之文。釋殘生於蛾撲之燈。全必死於魚戲之鼎。使肌膚重生於聖

日。燠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明向化。積懼而鋒鏑聚背。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寇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車駕至漢州。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內庫金銀寶玩。并諸王節相宅內財物。戊申。敕榜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弑之時。致宗廟凌夷之難。遂茲割據。蓋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唯期恢復。却敦傾輸。朕以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優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僉后之心。既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應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本朝舊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於鄉曲。久從睽隔。常賑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敕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州果決歸明。到城內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至懷疑。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閔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榜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幼惑小主。滅削三軍。仰處斬訖。奏。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輿櫬。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櫬釋罪。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巖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丁巳。魏王與勝太子入城。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

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虜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兇，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寶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休。以其修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休食人之祿於國不忠，貴擁節旄，位居屏翰，飾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君遷臣在國，改家存，顯示梟夷，人神歡快。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皋作亂，擒懷武與從皆伏誅。庚申，蜀主及太后嬪妃、宰臣王楷、唐傳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甲子，走馬使到，宣敕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爲到蜀取豪富家金錢，馱載歸京闕。戊申，奏遂降敕誅之。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僖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僞蜀少主真容，竝令掃抹，塑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亂，回趨成都，屯廣漢，川主頗有憂色。護軍焦彥賓指畫討伐，與東川節度使董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潰散，爲帳下親事所縊。





# 錦里耆舊傳卷第七

起天咸二年。盡明德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時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隣部網羅於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唇齒之約。

三年冬。築羊馬城。

四年春。饑荒。米斛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兩川起兵。討遂府利闓。并黔南彝萬等州。榜示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而忍恥。膠柱口移音。開戶牖以啓式。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纍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薰於天子。欲表率於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閒諜潛興。窺覲顯露。於閩中而立節。就列鎮而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喉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羸軫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况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鼙之響。地里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

人騎分路往武信。閬路黔靈等州。問逐制置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晏寧。必無侵虐。况王氏開國。久霸成都。東則鐵鎗於瞿唐。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悉人。固未忘於霸主。某因衆多之威。奮武旅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祿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丙辰。收下閬州。榜曰。昨者兩川以朝廷日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閒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於果閬之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畫。濫置節旄。及姦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摧兇。連興貔武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裹。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活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賈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竝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間。更俟克敵之捷。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夔州并黔南。榜示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偓。部領左右飛掉。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

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卻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應接。兵士到。卻欲歸復本州。其朱偓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鄴都埧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攜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纒聞其下瀨。害檣尋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繼收營監。勢且疾於破竹。聲有類於燕蓬。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沉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衢。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弃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夷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罪安重誨。後川主卻修職貢。

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榜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暴興十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沒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覩其將亡。因圖轉禍。梟斬董璋父子。雙獻其元。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某見親往東川。慰諭軍民。次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

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伏以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幃幄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太山之安。顧惟穴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之。敢罄葛詞。誠慙管見。仰于朗鑒。伏切怔忡。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猶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欽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間。際俱非已。實欲安仁。一昨隣近諸藩。閒諜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恒修職貢。不虧楚子之茅。遽構讒邪。竟擲曾參之杼。以至兩川。歃血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狄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途路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僊於雨雪。將期勸善。切在報功。疇庸合議於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先宜曉諭。後可施行。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踰時之賞。允宜稱霸之口。秋七月。唐國進封蜀王。冊曰。朕祗膺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乘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潮海之波。

瀾整阻風。霜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迪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慕承風紀。繫爾鎮守寇城。鐵石彌堅。菁茅不置。山川險絕。每度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旣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隣道。度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嚙衷言而誘諭。彼旣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白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祆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旰。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錦。豈止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敍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艸。儻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竝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册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秋八月下教曰。取威定霸。乃諸侯

權變之方。捨爵策勳。乃皇王敘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旄鉞之殊榮。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逃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獎答。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自上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陟幽明。許先□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勸進卽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母昭裔爲御使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葬和陵。廟號高祖。遺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卽皇帝位。年十四。翌日殺李仁罕。并其左右佞者宋讓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豪。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懼高祖。至是乃有跋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慮其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廣政元年 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年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元溥爲相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

刺史石奉穎率所部來歸

十一年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置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 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

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欽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首級奏送宣差客

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慰夷王承丕家族

十八年冬上國舉兵攻秦州蜀失之

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駐雍反左街都巡檢使趙季文討降之

二十一年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於是左界巡檢使申彥瑋討平之。

二十四年册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用鐵錢。



# 錦里耆舊傳卷第八

起僞蜀廣政二十八年冬。至乾德四年春。

國朝收蜀。十二月癸亥。僞蜀太子秦王元詰。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昭武諸路兵馬。竝已奔退。遂回入城。正月癸酉。□路前軍都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僞通奏使伊審徵。走馬送降款。十七日。前軍都部署尋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昇邊。蜀主具禮降。二月四日。南路戰棹都部署劉太傅光文。收峽路至府。是歲大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僞太后妃嬪。發離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僞雅王仁贄。北路走馬奉表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臣誠驚誠懼。頓首頓首。伏念生自并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疑旒玉殿之始闕。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園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屬地途遐僻。阻隔徽猷。已慙先見之明。凶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鞶鼓纜施而自駭。山河郡縣。半入於華封。將卒倉儲。幸歸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羸効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年。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

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謹率文武見仕職員。望闕拜首。上表歸命。披瀝肺肝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頃自北京。卽隨先父。泊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禋。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道障險。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倒戈尋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同於生平。無所覬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迴敷恩信。竝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詞罔盡。遐瞻德宇。但瀝虔誠。今專遣親弟仁贄。詣闕上表待罪。敕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等。望闕瀝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降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纏蜀地。壘自并門。旣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真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宵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駟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違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四月一日。殺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琅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歸降兵士。竝皆安撫。相以點

齟齬起發赴京。衆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內點檢。俾其不意。遂盡殺之。參政呂侍郎餘慶。知成都府軍府事。僞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格鬪。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黃承浦。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硬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擊破之。盡戮徒黨。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中省法物。竝於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著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贄。男元喆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於幕次下馬。至寅時。著白衫小帽子。勒帛。詣明德門立班。閣門使李廷憲至。蜀主遣官屬一員持表待罪。將入大內。奉傳宣旨釋放。敕示諭竝俯伏於地。令通事舍人持起。有敕取法上天。廣覆下土。旣叶混同之慶。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茲瞻待。無至兢憂。蜀主以下謝恩。訖。奉宣賜衣服幘頭鞞笏等。謝恩。却歸幕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閣門使李廷憲引蜀主入明德殿外幕次。祇候見蜀主進。

金器八百兩。

玉腰帶二條。

銀錠一萬兩。

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竝立班陪位稱賀。宣徽使承旨奉禮畢。索扇下簾。皇帝歸內。皇帝自大內乘逍遙子。上明德樓。宣詔蜀主已下上樓立班。奉宣慰諭。諸軍於樓前逐隊。

安歸營後，却乘逍遙子，赴大明殿宴，奉宜宰臣蜀主已下竝赴宴，動教坊樂，蜀主進

金酒器一副，重一百六十兩。

通龍鳳犀腰帶一條。

宰臣節相已下進賀。

蜀主朝見，宣賜蜀主。

衣一副，六件。

玉腰帶一條。

金鞍轡馬一匹。

散馬五匹。

絹五千匹。

錦綺綾羅紗縠衣著一千匹。

錢三千貫文。

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

銀稜漆器一千六百事。

素漆器五百事。

錦繡被氍毹二副。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

鋪陳舊用什物全。

又賜國母李氏。

衣一對。

金器三百兩。

絹一千匹。

舊用銀器一千兩。

錦被氍毹鋪陳全。

蜀主弟仁贄、仁裕、仁操、男元喆、元珏、各賜

衣一襲。

玉腰帶。

衣著各五百匹。

散馬各一匹。

錦被氈褥鋪陳全。

雅王孟仁贄、別宣賜

交倚水罐子銀大燎爐、并銀器二百五十兩。

尋有除目。

李吳工部尙書。

張元傲工部郎中。

胡軀司天少監。

韓保昇殿中監。

尹文舉駕部郎中。

劉嵩少府少監。

幘頭鞞笏等。

銀器各七百五十兩。

絹各一百匹。

金鍍銀鞍轡馬各一匹。

歐陽炯左散騎常侍。

毋守素工部侍郎。

郭微膳部郎中。

高諷太府卿。

范禹偁鴻臚卿。

韓嶼庫部郎中。

鮮于操祠部員外郎。

丘世隆比部員外郎。

孟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

孟元珏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

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

蘇廷超清道率府率。

趙元拱虞部員外郎。

孟仁贄右神武軍統軍。

孟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

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

景處塘左羽林衛大將軍。

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

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授蜀王秦國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城。河圖括象。岷山真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徼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探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幣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士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

授孟元喆兗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靈下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垂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掌武。崇秋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紱冕冠三公之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僞國長子。孟元喆禮法矜莊。神采英秀。駛脩途於早歲。播令聞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旣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彝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於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法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宜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遺表曰。

臣聞大教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攸同。在賢愚而不免。將啓手而歸土。再瀝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頓首頓首。伏念臣繆承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汙道廣。來遠恩寬。遐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覲瑤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駟騎。長是盈

門仍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染疾疹。遽覺沈微。伏冀皇帝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荐至。比冀稍聞。廖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卽歸幽壤。祀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簣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歷。永翦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孤遺。仰荷聖恩。復何憂慮。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泗悲哽。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暉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逼州城。是月二十六日。南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暉潰散。所在縣鎮遮截。梟□略盡。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呂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菁賊全師雄死。徒黨潰散。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呂翰。破之。收下嘉州。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黃承浦。榮州賊楊德暉等。歸投起遣上京。自楊德暉趙令等脇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污萊之囚。盡闢萑苻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靜。觀堯湯之代。權億兆之心矣。



錦里耆舊傳八卷。自洪武五年壬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庚申寫起。至廿八日癸酉錄畢於華亭集賢泗北村片之映雪齋。且喫茶處在家道人誌。七十有六。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攷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前應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昌裔撰。開寶三年祕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蕪穢。請延慶脩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爲之序。七月廿九日甲戌白露節記。

是編得之門人秦汝操氏。汝操又得之沈辨之氏。惜乎祇後四卷。闕前四卷。未得爲全書。大抵古書之存於世者。多殘缺不全。先達邵文莊公嘗云。麟角鳳毛。奚以多爲。恐於是編亦云。嘉靖戊午冬十一月。月幾望。勾吳皇山人姚咨舜咨甫識。時年六十有四。





蜀 檣 杙

張唐英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歷代小史學海類編藝海  
珠塵函海皆收有此書藝  
海本較佳故據以排印並  
附學海本所載陸昭迴後  
序於後

#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臯闢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取。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丕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眞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尙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

錄。凡三十六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續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 蜀檇杙卷上

宋 張唐英纂

唐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神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尙衣緣。對曰。前者固得之。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唐英有史料。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鄆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席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于成都。盧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儉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給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樹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卽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建率將吏百姓。



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僧卽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章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藩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廡之標。魁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尙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

後槽爲飛龍厩。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使處署立府所。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尙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士。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  
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  
侵無擾使吾赤子樂于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  
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弑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曰建謀  
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  
詔之山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  
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  
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  
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  
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  
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字如殿下  
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  
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何物。建稱善貴，侍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吾尚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美妾，解愁，遂夙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

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青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敍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嘯于寢室鶴鶴鳴于帳中鷄鷄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械業業懼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貺力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

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水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晉暉。譚。攘。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璧遷利。遂舉兵據閩。止謀目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

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理。識洞兵機。沈滯耶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狗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耶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園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瑗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命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色美。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幸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已。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怨氣上徹于天。成此彗星。慧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于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蹇諤。自雲在廟。權倖多疾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狹中。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澁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旣不能弔伐。又不

爲臣子。此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饒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蹇諤。典亂本則違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忤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尙憑于密勿。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柝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敍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日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

宗之業。條爾隳墮。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迅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  
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揀其死士。纔過汝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  
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  
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淮南  
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翳。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  
慮危。嘉吾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迴感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宣徽  
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吾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  
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  
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閣。給事黃  
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  
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二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  
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  
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  
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次  
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景散幽情。

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蓮。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翌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旣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廷乂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亞子廟。抽簽得逆大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栢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旣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惠

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  
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  
室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狗輿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休生聚。皇  
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  
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俟罪。望回日月之照。  
特寬斧鉞之誅。顯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  
崇韜止天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  
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  
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鐸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  
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  
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  
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  
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  
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

是尙闒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宜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義。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昭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竊政。勇于爲治。尙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寶融。而以鄙吝招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 蜀檣机卷下

張唐英纂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隴岡人。爲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領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卽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恟恟。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尙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璠之第。延璠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故也。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預知與我。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

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並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犍爲白鵲集玉局苑。白龜遊于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卽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宰爲衛望。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熾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爲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爲皇后。冊夫人李氏爲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眞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旣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眞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諡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于太原。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節度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冊爲太子。知祥薨于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敍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黷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太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玉符爲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恟恟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爲逆。廷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壚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夷。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

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諡文肅。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尙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檣。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膏粱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羆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翦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尙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殷爲夔王。仁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

王子元詰爲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珽爲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旣亂。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幃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緡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

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擢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偁

九隴人。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悞標張祿之名。今日故闕。復三范睢之裔。知祥以爲榮。陽令召人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以千緡三堂貢舉。賄厚者登高科。而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贇善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鷄鷓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笋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尙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官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悞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朝受泰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年二十九。弟元珪入朝爲統軍。卒。二月璧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熏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汝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汝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吾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賚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

贊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願眇昧之餘魂。待保家而爲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尙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過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贊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贊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同詣闕。自眉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諡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材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衄。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貧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旣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幸寅。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



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闓。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使未臣于後唐。托葭葦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蹟其素心。眞亂臣賊子也。昶戒王衍驕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致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眞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恩于降虜哉。



#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闕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爲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允論衡，藏之以自衒其辯，豈予之志哉。陸昭迴。（據學海類編本補）





南 漢 紀

吳 蘭 修 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之末造。亂賊竊攘。隨地蠶涌。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盡庸鷲。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爲夸美而已。龔、張、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人、之、禍、互、古、所、無、救、此、一、方、宋、祖、以、之、興、歎、牲、牢、視、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石、華、博、士、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覈、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嚴、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苟、袁、兩、漢、之、儔、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卮、當、不、漏、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構、雖、財、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濫、則、亦、何、關、典、則、奚、取、重、儻、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媿、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曩、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覩、殺、青、曠、若、發、矇、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武、進、李、兆、洛、序、





# 南漢紀卷一

清 嘉應吳蘭修石華撰

## 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路振九國志

其先蔡州上蔡人。

王禹偁東都事略劉銀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云壽州上蔡人。闕修按唐書地理志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傳誤也薛居

正五代史册府元龜並云彭城人蓋稱族望耳。祖安仁。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王

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一十九同。〔考異〕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並作潮州刺史。歐史通考上蔡人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五國故事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輿地紀勝泉州下引清源志云劉王墓在南安縣地名劉店馬舖之西。卽廣州僞漢劉

龔之祖葬於此。吳任臣十國春秋上蔡人後徙閩中家泉州之馬舖。死遂葬焉。諸說互異。父謙、字德光。

劉恕十國紀年。〔考異〕唐書本傳作劉知謙。韋丹傳作劉謙。闕修按十國紀年云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諸書皆作劉謙是也。唐書

兩傳不應互異。素有才識。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

薛史劉陟傳。〔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作清海牙將。闕修按唐書方鎮表乾寧二年始賜清海

軍額傳。謾也。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考異〕薛史云宙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孫光憲北夢瑣書云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幕僚諫止之。

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

孫託之。〔考異〕蘭修按唐書章丹傳以此為章岫語。岫宙之弟也。兩傳不應互異。又按東都事略云章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上生字當是誤衍。與諸書不合。乾符六年黃巢自嶺表北還。

湖湘間羣盜蟻結。唐書劉知謙傳。〔考異〕蘭修按唐書通鑑皆作乾符六年事。歐史作乾符五年誤也。謙擊之屢有功。〔考異〕唐書云知謙因據封州今不從。中和三年六月辛

丑授封州刺史。通鑑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謙撫納流亡。〔考異〕原書作知謙。今改從本書通例。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

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

唐書劉知謙傳。乾寧元年冬謙卒。通鑑共推其子隱為嗣。唐書劉知謙傳。大清一統志。劉知謙墓在封州縣北十里。劉王岡。隱即章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

薛史劉陟傳。及居喪於賀江。〔胡三省注〕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至州城合桂嶺水。謂之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

召補右都押牙。〔考異〕薛史册府元龜作右都校。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通鑑用法清肅。威望頗振。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

二年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胡三省注〕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同平章事。仍權京兆尹。俟反正日赴鎮。三年

十二月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瑊譚宏玘。〔考異〕唐書通考有盧瑊無譚宏玘。薛史册府元龜九國志作譚玘。去上一字。避宋宣祖諱也。歐史作瑁玘。據境拒

之使宏圻守端州。宏圻結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圻。遂襲廣州。斬琚。

〔胡三省注〕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歷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

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通鑑

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

光化元年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

〔考異〕十國春秋作王懷。

帥戰艦爲應。隱一

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浚洽。

〔胡三省注〕浚洽當在韶州浚昌縣界。或曰劉潼據浚洽。二縣之間。

隱討斬之。三年九月乙巳。

〔考異〕舊唐書徐彥若傳。作二年九月。

以徐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通鑑〔附錄〕〔通鑑〕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鎮皆爲疆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表隱

爲節度副使。宋史南漢世家。

天復元年十二月。彥若薨。遣表薦隱權留後。

〔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彥若卒。遣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考異〕唐書。隱自稱留後。歐史。通考。

軍中推隱爲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

〔胡三省注〕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爲阻。而實鄰境也。〔通鑑考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

歐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

使其子延昌守之。

通鑑〔考異〕九國志作天復三年事。

又遣其弟光睦攻潮州。

〔考異〕九國志作光牧。

光睦好勇而輕進。

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

歐史盧光稠傳、錦繡萬花谷前集十五同。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陸圍潮州。九國志譚全播傳。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巖以為

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胡三省注〕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餽運由此不繼。

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通鑑。隱與戰屢敗。九國志蘇章傳。〔附錄〕〔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譚玘。玘瑤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

率舟師出離石。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鉤。投隱艦中。士卒驚撓。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翼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所穢。毀隱懸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舵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

水暴漲。自清遠峽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舍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為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乃令巖以兵數萬

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考異〕本作虔。潮。據九國志改正。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

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

巖遂大敗。歐史盧光稠傳。單騎遁免。九國志譚全播傳。〔考異〕闕。修按唐書劉知謙傳。九國志譚全播傳。並與歐史合。今從之。通鑑以城南之敗為韶州無攻虔州事。誤也。又按唐書云。隱攻虔州。九國志云。隱與巖攻虔州。與歐史小異。

天祐元年正月己亥。以崔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昫唐書昭宗紀。〔考異〕唐書宰相表作正月乙巳。初徐彥若臨薨。表隱為兩

使留後。昭宗未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薛史

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考異）闕修按彥若薨於天復元年十二月。命遠爲節度使。當在二年。今併載於此。

始詔隱權節度留後。

唐書劉知謙傳。考異闕修按薛史劉陟傳云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據新

舊唐書。遠復相在天祐元年正月。與劉知謙傳天祐初始詔隱權留後正合。今從之。

隱進佛哲國、訶陵國、羅越國、所貢香藥。

册府元龜一百六十九

二年冬。隱以重賂結

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尋加同平章事。

通鑑考異歐史隱爲節度在天祐二年。不著月日。薛史册府元龜並云隱爲留後。久未卽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

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旛節。闕修按朱全忠爲元帥。在天祐二年十月朔。奏隱爲節度使。當在是冬之末矣。通鑑爲節度使。在元年之末。加同平章事。在二年三月。與兩史不合。今並移入。又按舊唐書昭宗紀。天祐二年三月乙未。制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賜一子八品正

員官。五月壬申。制新除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獨孤。損責授棗州刺史。足證是時劉隱尙未授清海節度使也。

梁太祖開平元年。天祐四年四月改元

三月。唐遣使奉册寶如梁。四月。梁

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

趙師淵通鑑綱目

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

歐史梁太祖紀

五月己卯。

通鑑

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

彭郡王。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爲大彭王。不稱檢校太尉。今兩著之。十國春秋云。初隱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未知何據。

薛史册府元龜不紀月日。通鑑云。五月己卯。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兼侍中。

（附錄）（胡三省通鑑注）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陳用拙勸隱仍奉天祐年號。隱是其言而不能用。遂以用

拙掌書記攝觀察推官

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陳拙字用拙以字顯連州人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見朱溫弒逆遂假使節南歸加清海軍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隱遂留用之〔考異〕十國

春秋作觀

察判官是月改潘州茂名縣為越裳縣

〔考異〕王溥五代會要作茂明蓋聲近之誤

隱進奇寶名藥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

腦腰帶珍珠枕瑋瑁香藥等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合棧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

薛史梁太

祖紀册府元龜

又獲白鹿並圖形獻之耳有兩缺

薛史梁太祖紀册府元龜二百二同〔附錄〕〔薛史梁太祖紀〕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

嘉瑞〔考異〕十國春秋以隱

獻白鹿為乾化元年事誤也

二年九月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侵嶺南與隱十餘戰陷昭

賀梧蒙龔富六州

〔考異〕歐史楚世家云馬殷遣呂師周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與通鑑合九國志呂師周傳云率兵攻昭賀梧蒙龔富等州與劉隱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闕修按象州早屬湖南韶

州尚為虛延昌所據與隱無涉韶

當作昭象當作蒙皆傳寫之誤

十月辛酉以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

〔胡三省注〕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考異〕歐史開平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

薛史册府元龜兼安南都

護在加檢校太師之後

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畱之

通鑑〔胡三省注〕二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胃以為用

〔考異〕舊唐書趙隱傳季述廢立之後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與通鑑不合

三年正月郊禮禮畢加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

百二十三同。（考異）歐史事在三年，不著月日，今據薛史繫於正月，十國春秋，加中書令在乾化元年，誤也。四月甲寅，封南平王。薛史梁太祖紀。一考異。一源鑑作四月庚子。四年四月，進封隱爲

南海王。五代會要。一考異。一闕修按宋史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封大彭、南平、事。東都事略、通考、隆平集，並云，開平初，封南平王，無封大彭、南海、事。源鑑開平元年五月，封大彭王。三年四月，封南平王，無封南海事。冊府元龜開平初，封大彭王、梁祖、郊禮禮畢。

進封南海王，無封南平事。歐史開平三年，封南平王。乾化元年，封南海王。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四月，封南平王。四年四月，封南海王。俱無封大彭事。惟九國志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三者備載，今從之。又按薛史梁太祖紀與劉陟傳異。紀云，

開平三年四月甲寅，封南平王。傳云，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禮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鎮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殆詳略互見與。七月，隱貢犀玉及舶上薔薇水。薛史梁太祖紀。

冊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黃巢之寇嶺南也。龐巨昭爲容管觀察使。一考異。薛史作龐巨源。唐書劉建鋒傳、曹衍湖湘故事，並作巨昭。劉昌魯爲高州刺史。帥羣

蠻據險以拒之。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一胡三省注。按源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

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

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一考異。一十國春秋作二月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

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侍棄城，潛於山

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

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彥章進至高州。

〔胡三省注〕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

以兵援送巨昭。昌魯

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以昌魯爲永順節度副使。

通鑑〔附錄〕〔湖湘故事〕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

容南龐巨曠深慮將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

南。巨曠遂帥萬餘衆歸於馬氏。〔又〕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

寫書投馬氏。具述懸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於馬氏。〔九國志龐巨昭傳〕巨昭唐

末爲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懼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

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

乘席捲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

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決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爲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

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裨赴城中。俄而廣南劉巖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輦其府寶。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

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卽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

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貞明中卒。年七十六。〔劉昌魯傳〕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薄累

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爲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巖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巖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爲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軫都中。受烈書室。



莅高三載。遏黃巢之亂。收合生齒。築於涼山。因深爲壘。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勵士卒。消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感。而中原多故。嶺南不甯。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駭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矣。殘民以隄。所不忍爲。昔古公去豳。寶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頑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士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甚喜。卽遣指揮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授永順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咸中卒。〔考異〕闕修按湖湘故事。九國志。與通鑑略同。惟湖湘故事巨曠先歸款於楚。九國志作開平初事。且云劉隱率衆攻容州。楚帥不能守。爲少異耳。今附載之。唐書劉延鋒傳。馬殷攻容管。執巨曠。歐史云。曠殺昌魯等。更置刺史。與諸書皆不合。

### 乾化元年

五月朔  
改元

三月。隱病急。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唐後。丁亥薨。

〔考異〕

九國志云。三月丁亥薨。與通鑑合。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尹洙五代春秋。俱作乾化元年五月。據聞赴之日也。薛史劉陟傳云。開平四年三月卒。與本紀自相矛盾。册府元龜從之。誤矣。錢儼吳越備史云。是冬廣帥劉隱。亦誤。

年三十八

歐史南漢世家

九國志。赴聞。梁帝輟朝三日。百官詣閣門奉慰。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同。閩遣使來致祭。黃滔御史集。〔附錄〕祭文曰。惟靈五羊。輿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

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潛六韜三略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馮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鍾其明靈。其昭昭矣。至若恢張霸業。揚鏃清波。臺陟九層。靡慚郭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揚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式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款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跼蹐之水。雖士節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寫者。天不壽其齒。畢雲龍之契會。與鶴龜而等倫。矧

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賞金冊，表襄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極致，竟三譬之莫救。秦山頽壤，俄興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早應興國，旋忝睦鄰。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闕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况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摧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懷。宏敘親仁之旨，今則遭悲存沒，益嘆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切，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曩馳羔雁，今清蘋繁。伊人事之有茲，願痛傷而何極。然則苟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隴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忘初終。幸明靈之一臨，察此丹赤。嗚呼哀哉！

考異 闕修按：右見黃滔文集，較十國春秋所載多鍾其明靈，其昭昭矣。畢雲龍之契會，與鶴龜而等倫。二十字。諡曰襄。乾亨元年。

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九國志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

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

仕官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殷衡。考異 原作李衡，闕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通鑑並作李衡。歐史去上一字，避宋宣祖諱也。今改從本書通例。周

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考異 原作趙光胤，闕修按：趙隱，景兆奉天人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舊唐書趙隱傳，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

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通鑑云：梁開平二年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充宣旨使。又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趙光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舊唐書合。薛史、南部新書以相後唐為光裔，歐史以使嶺南為光胤，並

誤也。今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附錄 陳振孫書錄解題：臆言十五卷，唐王定保撰，專記曙、唐太學博士。附錄 進士科名事，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為吳越手筆，署喪亂入胡朝。

改正

〔十國春秋倪曙傳〕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相時及第有賦名官太學博士黃巢之亂避歸故鄉會  
國王從子廷彬刺泉州雅好賓客曙與徐寅陳鄴等賦詩飲酒爲樂未幾遊嶺表烈宗招禮之辟置幕中  
〔附錄〕唐書  
〔十國春

秋劉濬傳〕濬字伯深其先滑州胙人也父崇望相唐昭宗世父崇龜大順時出爲清  
海軍節度使濬從崇龜流寓廣州因占籍焉烈宗據番禺辟居幕府議論多所商定  
以避亂至殷衡德裕之孫  
〔附錄〕唐書  
宰相世系表德

裕生燁燁  
生殷衡  
唐右補闕以奉使至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厯唐司農少卿因避亂至隱數問以災變

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

使及巖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  
歐史南  
漢世家



# 南漢紀卷二

## 高祖紀

高祖名襲初名巖又名陟九國志謙庶子也母段氏生巖於外舍〔考異〕歐史皆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

而出命持巖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巖爲己子〔考異〕關修按

胡賓王劉氏興亡錄九國志並云謙三子曰隱台巖與歐史合唐書韋丹傳云劉謙生二子卽隱襲誤也又按五國故事云巖之正母章氏頗妬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也取爲己子與歐史合北夢瑣言以巖爲韋氏所生亦誤也又方信孺南海百詠云菖蒲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二十五日爲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按劉王不知何屬附載於此及長善騎

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巖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巖爲副使是時交州曲顯

〔考異〕本有桂州劉士政五字關修按時桂州已屬馬殷歐史誤也今刪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考異〕歐史南漢世家云襲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襲取容管遂巨昭關修按歐史楚

世家唐乾寧三年馬殷取桂管虜士政距天祐二年劉隱鎮南海凡十年距開平四年龐巨昭歸楚凡十五年距乾化元年劉襲取容州凡十六年併合爲一誤也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考異〕本有其弟光睦據潮州七字關

修按歐史盧光稠傳。遣其弟光睦攻潮州取之。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九國志譚全播傳。從光牧園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並與通鑑合。無據潮州事。今刪。

其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

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巖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

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

〔考異〕蘭修按事在天復二年。已見烈宗紀。

因盡以兵事付巖。巖悉平諸寨。

歐史南漢世家 乾

化元年五月甲申朔。梁大赦改元。

歐史梁太祖紀

詔隱賜一子六品正員官。

薛史梁太祖紀

〔考異〕時隱已薨。梁尙未聞赴也。

甲辰。以巖爲節

度使。

〔考異〕通鑑考異云。胡寶王劉氏興亡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使劉陟爲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叡爲潭

廣和協使。云廣守淪謝。其母弟巖爲軍情所賊。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爲漢。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但稱劉巖云。蘭修按通鑑考異。原文失次。今正如左。薛史。東都事略。宋史。並云陟僭位後。始改名巖。與諸說互異。薛史首尾皆稱陟。歐史皆稱巖。通鑑未僭號以前。皆稱巖。今從通鑑。又按吳長元五國故事跋云。此書傳鈔多誤。如漢先主名巖。後名龔。注云。後又名龔。傳本脫去龔字。又誤。注文後字爲俊。十國春秋。據其本。遂云一名俊。復注云。無考。不知爲後字之譌。惟明代劔光閣鈔本不誤。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

幕府。出爲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

通鑑

十二月。貢犀象奇珍及金銀。其估數千萬。

薛史梁太祖紀。冊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司。

巖聞譚全

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

〔胡三省注〕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爲劉氏〔考異〕歐史云攻敗盧氏取潮韶蓋謂光睦已據潮州也今不從又周羽翀三楚新錄云嶺外廖光圖自

韶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之狀言其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所陳甚善使其步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殮費肉十數斤皆割爲大鬻而啖之故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闕修按新錄有三誤奔楚者廖爽非其子光圖其誤一也李勳當作李瓊通鑑光化三年馬殷遣李瓊等擊劉士政取桂管九國志李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衝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云云此事與劉巖毫不相涉其誤二也士政降楚在廖爽奔楚之前十有一年前後顛倒其誤三也

復遣兵攻容州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姚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通鑑〕〔胡三省注〕開平

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棄之又取邕管〔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闕修按薛史劉陟傳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於陟云云以諸書考之皆不合二年四月梁帝

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章戩等爲潭廣和協使來解之〔通鑑〕除巖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歐史南漢世家〕

巖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合估數千萬〔考異〕十國春秋作數十萬詔客省使引進使章堅報之迴以銀茶上獻其

估五百餘萬〔册府元龜〕百九十七六月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綱目〕七月加巖檢校太傅〔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考異〕歐史作三年事十

國春秋作三年正月

八月廣州白龍見圖形進於梁冊府元龜二百二

三年正月

封巖南平王九國志二月東京留守均王友貞與

宿衛將趙巖等殺友珪即帝位

司馬光稽古錄

三月丁未梁帝更名鐔久之又更名瑱通鑑

悉以隱官爵授巖襲封南

海王

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薛史劉陔傳云末帝嗣位盡以隱之官爵授陔與歐史合九國志稱正月封南平王殆先封南平王而未帝進封南海王也今並著之

十月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通鑑四年五月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使吳越

吳越備史（考異）蘭修按吳越備史書至於七月約計遣使當在五月今移入凡各國書聘問者做此十國春秋著於二月誤（附錄）（嘉靖廣東通

志）吳越王錢鏐與用拙語稱其事對餐以金幣用拙遜謝歸悉以獻巖

迎寶圭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至南海

鄭露赤雅（附錄）（輿地紀勝）韜真觀在容州據觀中

碣偽漢時中宣陳君所經始當旬漏洞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西抵普照巖（考異）蘭修按南海百詠清異錄輿地紀勝赤雅等書所載南漢事類無年月十國春秋以意編次今姑從之

貞明元年八月巖逆婦於

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十一月乙丑梁改元

通鑑（胡三省注）此書梁改元貞明也

巖聞錢鏐冊封吳越王恥稱南

海之號

薛史劉陔傳（考異）通鑑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云云蘭修按吳錄云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為漢與薛史正合今從之吳越國王南海郡王是以恥之

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

梁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通鑑



乾亨元年梁末帝貞明三年八月癸巳九國志嚴卽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八月不著日今據九國志

補吳越備史云貞明四年夏四月廣帥劉嚴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又云進士王詡之在南海著昭陽殿賦序曰皇帝其構乾坤十有八載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嚴本年僭號或云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矣云云闕修按甲子春當作甲午春以甲午上推之實

貞明三年丁丑與諸書正合備史反以爲四年何也其云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並誤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尙書考異歐史作趙光胤誤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

郎附錄喜靖廣東通志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遂寧太守回回生勉自蜀踰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少好經史有權略劉隱爲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及嚴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夫宜廣延中國士人置於

幕府出爲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嚴悅從之尋表爲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及建國擢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闕修按歐史止云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當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不知通志所采何書姑存備考通志又稱洞潛嘗爲隱畫策取湖

南容管及嚴與楚王馬殷爭嶺南西道屢戰皆捷遂盡有五管以功表洞潛爲節度副使云云十國春秋從之按通鑑乾化元年十二月嚴始取容州隱不得有容管周廣順元年嚴始取桂州嚴亦不得盡有五管也今不錄節度判官李殷衡

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通鑑陳用拙爲吏部郎中知制誥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用拙明悟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藏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

士善琴者古調無徵音又補新徵音譜其法以四絃中徽統會樞極黃鐘正宮合南呂宮無射商卽徵音也知音者皆祕之其書遂不傳唐書藝文志陳用拙大唐正聲新徵琴譜十卷考異闕修按鄭樵通志藝文略與唐志合嘉靖志以新徵譜別爲一書未知何據

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通鑑析

南海爲常康、咸寧二縣。樂史太平寰宇記以擬長安。郭棐萬厯廣東通志（附錄）永樂大典引宋會要劉氏割據續表。建僞都於廣州乃分南海縣地爲常康、咸寧二縣以爲京邑且就美名。移循州

於雷鄉縣分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爲禎州。輿地紀勝析合浦置常樂州兼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

歐陽恣輿境內置五嶽。輿地紀勝（附錄）（輿地紀勝）南嶽行宮在賀州城朝天門外三十五里橋山之上。僞漢據二廣境

地廣記。內置五嶽此其一也。（又）唐李衛公廟在高州僞漢劉陟封光政侯。（又）潮水神廟在貴州潮水鄉僞

漢封澄瀾公。（又）三王廟在龍川縣北八十里。霍山記感應傳云霍山有神號羅王、魏王、霍王。曾經文殊受記。祭以蔬食。僞劉時封國

清公。後封昌國祐化、永清王。僞國籍使狄昭嘗謂霍山有書堂石三教聖賢並萃於此。（又）資福靈贖侯廟在鐔津縣西威靈致福夫

人廟在鐔津縣西北皆僞漢劉氏封。（明一統志）射木神祠在陽春縣射木山。南漢封儲林侯。（咸瓊廣東通志初稿）南漢劉襲封

昌化縣靈峻山爲鎮海廣德王。（嘉靖廣東通志）南漢封禎州水東廟二神曰興祚王、秦民王。封博泉神曰龍母夫人。（又）陳孝女

祠在博羅縣沙河驛東龍華寺內。齋梁時沙河民陳志年八十獨有一女志卒。女哀毀過甚。葬華亦卒。廣州刺史蕭譽爲立祠。曰孝女。南

漢封昌福夫人。（考異）蘭修按南詔野史云南詔異牟尋封點蒼山爲中嶽。烏龍山爲東嶽。蒙樂山爲南嶽。高黎貢山爲西嶽。雪山爲

北嶽。劉氏於境內置五嶽所由昉。與僞竊之世。祀典不經。大率類此。今以南漢所封無年可繫者。並附於此。又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封峻

靈山爲峻靈王。僧州昌化縣山爲廣德王。按峻靈山卽昌化縣山。十國春秋誤分爲二。又按蘇軾碑記。元豐五年。詔封山神爲峻靈王。今

以爲南漢封亦誤。十月。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稱帝。是歲。閩王審知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

求昏。以清遠公主妻之。

通鑑（考異）蘭修按通鑑但云娶越主女。而於清泰二年稱清遠公主。今補。又按延鈞後改名鱣。於

唐長興六年僞號歐史閩世家云鱣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陳金鳳。鱣嬖之。遂立爲后。所

云初娶早卒者即清遠公主也。〔附錄〕張端義貴耳集。韶州南華寺有達摩衣鉢。鉢有一痕。偽劉公主所觸。今寺補鉢莊。即公主捨也。爾修按公主不知誰屬。姑附於此。

靜海節度使曲顯遣子承美為歡好

使來聘。

黎剛安南志略。大越史記同。〔考異〕二書並云遣承美至廣州覘虛實。是年顯卒。承美襲位。爾修按諸書不載此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南方異物狀云。余寓番禺。曾遊新會。遇安南歡好使麴將軍。自注云。名承美。見外交趾歸也。與二書合。麴

即曲之

異文。

越主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

國自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越主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

歐史南漢世家。〔考異〕爾修按遣使月日不著。其復命在八月以後。則遣使當在夏間矣。十國春秋荆南世家。書使至於貞明二年。誤也。

鑄乾亨重寶錢。重三銖六參。

洪遵泉志。〔考異〕李孝美錢譜。此錢文曰乾亨。

重寶。徑七分。重六銖。疑當時所鑄。陳萊孝鍾。官圖徑引董道錢譜。乾亨重寶。偽漢劉巖鑄。

悉聚南海珍寶為玉堂珠殿。歐史南漢世家。孔傳緘六帖同。

飾以金碧翠羽。東都事略。

二年。梁末帝貞明四年。對光天元年。

十一月。祀南郊。〔附錄〕南海百詠。劉氏郊壇在城西硬步。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陴宛然。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

大赦。改國號曰漢。以國用不

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

十國紀年。〔附錄〕泉志。鉛錢有二品。輪郭鑲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九參。余抵嶺外。始獲此品。若銅錢。今世所存至多。

是歲漢主

幸韶州雲門山。聽僧文偃說法。賜以章服。

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爾修按碑云。戊寅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即乾亨二年也。碑文具金石志。

三年梁末帝貞明五年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正月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般之女也九月丙寅通鑑梁以南海僭號吳越備史命吳

越王鏐討之胡三省注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不行通鑑胡三省注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附錄吳越備史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

我師伐之制曰朕聞越紀亂常前王無赦懲惡勸善有國不私苟罪惡以顯彰在刑名而何道共有身當闕寄世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速辜之迹須行書典仍命誅夷清海越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西道觀察處置供軍糧料市舶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持節都督廣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五千戶劉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尋賴其兄置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權念其尊獎之誠許繼藩宣之任乃自行軍之職繼膺堆轂之恩秩進三司位同四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賞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儔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都統日鄰後請封王南越貪饕斯甚險僭無階朕每含容再申優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比罔思止足益恣兇狂妄稱漢室遺宗欲繼尉佗醜跡結連淮海阻塞梯航怱惑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志扶廟社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舉誅夷之令是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奪爵之文爰舉摧兇之典其劉巖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賊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於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兇殘而必取念汙染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思蓋彼有盈滿之罪凡百珍重悉憐朕懷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請以事寢考異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闕修按是巖已僭號二年矣薛史誤也

四年梁末帝貞明六年三月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從之通鑑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歐史

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通鑑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父獻賦賜珠數升萬麻廣東通志

五年 梁末帝龍德元年 以尙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兼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比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並與通鑑共。

六年 梁末帝龍德二年 四月 漢主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胡三省注）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漳接壤。（考異）關修按梅口鎮

在梅州東南百里與閩之汀州接壤。梅溪所經松江合之今稱松口鎮矣。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漢王遁逃僅免。通鑑乃作平頂

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尙。陶穀清異錄是歲改雷鄉縣爲龍川縣。太平寰宇記

七年 唐莊宗光元年 四月 晉王李存勖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綱目十月戊寅唐滅梁。五代春秋是歲長和驃信鄭文。（考異）

蘭修按本作雲南驃信。據通鑑改。胡三省通鑑文辨誤云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驃信王溥唐會要云驃信華言君上也。南詔野史云蒙彝化貞時鄭買嗣爲相彝化貞卒買嗣賊殺其子篡國於唐天復二年卽位國城大長和仍都大理。梁嗣平四年卒子仁文立年二十一歲後唐天成元年餌金丹暴卒子隆宣立天成三年爲楊干貞所滅傳二世二十六年通鑑續六帖楊慎演載記並作鄭文。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

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考異）關修按唐書南詔傳布燮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

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漢主與游燕賦詩漢主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烈宗女增城縣主妻之。歐史南漢世家

〔考異〕通鑑作九年事。又云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南詔野史亦云同光三年。文以朱彛曰馬求婚於南漢。劉襲襲以增城公主妻之。並與歐史異。〔附錄〕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詔獻朱鬘馬中書舍人王翹獻賦。改越裳縣復為茂

名縣。太平寰宇記。

八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胡三省注〕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閩人擊之。漢主敗歸。通鑑作南宮王

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廣東通志初稿〕宮在仙湖其前為藥洲。

九年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莊宗平梁。遣宮苑使何詞通聘。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二同。〔考異〕蜀修按書詞用敵國體。未具貢物。通鑑入貢。誤備史云入賀。且胡中

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通鑑。梅大漢國主。〔考異〕本作國王。據歐史改。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於鄴宮。問南海事狀。

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薛史劉陟傳。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

通中國。通鑑〔胡三省注〕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考異〕唐莊宗實錄同光三年。唐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與通鑑同。即乾亨九年。歐史作乾亨七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

〔考異〕歐史作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漢主憂畏。中外震懼。會詞臣王宏以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漢主悅。乃改元白龍。五國故事。〔考異〕

蘭修按本白虹見王宏上賦遂以爲白龍耳薛史歐史通鑑並云白龍見據所聞也十國春秋云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則失辭矣通鑑在十二月非虹見之時且以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證之非十二月改元明矣又按五國故事止稱宏爲詞臣十國春秋云乾亨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不知何據

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

歐史南漢世家

賜梁嵩等進士出身有差

汪森粵西文載（附錄）（粵西文載）梁嵩潯州平南人白龍元年舉進士第一

歷翰林學士見時多苛政遂求去嘗獻倚門望子賦曰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念遊子之久別役愁心於遠方渺渺何之動幽懷於眷戀滔滔不返向上國以觀光當其截髮投師操心托跡遙望帝都俯登紫陌鬢臂於衛國門前題柱於昇仙橋側擗簾日久希寸祿以資榮負米程遙仗何人而請益征輪蓬斷別騎嗷飛睇盼瞻瞻凝思依依欲歷而旣升雲路遙憐而獨倚柴扉汨沒難明我則每晨昏而悵望宗支有托汝曷無早晚以言歸常曠望於烟霄每淒涼於蓬華杳杳兮故鄉寂寂兮舊室幾行雁陣空來萬里家書難述水聲遠驚懷古之思別恨惟對秋風之夕眷戀徘徊愁心靡開抑鬱之情恆自切湮淪之事有誰哀篤一葦於津涯誠難去矣聽孤鴻於碧落能不悲哉想彼淹留傷予離索躑躅兮不止優游乎何托盈庭之萱草徒榮滿眼之蘆花自落楊朱陌上蕭條而恨淚潛潛漢武臺邊宛轉而殘霞漠漠恨陸海之高深念行役以難尋憶昔伯俞之志寧無泣杖之心見月而常憐獨坐聞蛩而每憶寒吟動茲懷土之思惟憇蜀魄觸爾還鄉之計暗托秋砧嗟夫峨峨仲邱殷勤士子獻書之數復何如干祿之心幾時止遣我日日望紅塵未見此心終未已漢主乃命歸奉母錫賚皆不受請謁一郡丁賦從之（考異）輿地紀勝云近年郡守劉敏文謁丁奏云平南二稅舊無身丁錢獨桂平有之則是平南縣爲柳州時梁公嵩奏免也明矣蘭修按文載與紀勝合十國春秋云請謁本州一歲丁賦誤也又按宋會要紹興七年始廢贖州以平南屬潯州十國春秋云潯州平南人亦誤

白龍二年

唐明宗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

三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漢主如康州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大有元年唐明宗天成三年春行籍田禮薛史劉陟傳三月楚大舉水軍圍封州通鑑封州兵敗於賀江（附錄）（九國志蘇章傳）敗我師於賀江溺死

者千漢主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大有遣左右街使蘇章（考異）本作遣將蘇章通鑑補（附錄）（胡三省通鑑注）漢都番禺做唐

上京置左右街使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隄隱之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輪挽索鎖楚

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通鑑云楚兵大敗解圍遁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通鑑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

以獻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文獻通考（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初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

祖以丁亥平降誕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考異）嘉靖通志云通考作已與水同宮謂太宗以己亥降誕非是據陳樾羅浮山志作丁與水同宮謂太祖丁亥年生平嶺南乃太祖之世故知者以丁亥聖君出言斷非已

亥云云蘭修按此說是也今據改正又按嘉靖通志云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後人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陳樾作惠州羅浮山志未免牽混

二年唐明宗天成四年年吳太利元年



三年唐明宗長興元年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鄩（考異）歐史馭交記與通鑑同。薛史宋史作李知順。通鑑作李和順。安南志略作梁克正。越史記作李克正。攻交州拔之。執靜海

節度使曲承美以歸。（通鑑）（胡三省注）唐末曲顯頤交州。至承美而敗。（考異）五代會要作曲美。漢主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

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通鑑交州曲承裕子顯頤子承美。凡三世皆爲靜海節度使。越史記云：曲氏洪州人。世爲巨族。其先承裕寬和愛人。爲衆所服。唐曾

襲奪城。承裕自稱節度使。請命於朝。唐帝因授之。顯頤藉舊業。始據羅城稱節度。分定各處路府州社。置令長正佐。均田租。蠲力役。政尚寬簡。民獲蘇息。曲氏三世起。庚子終庚寅。共五十一年。與通鑑合。安南志略祇有顯承美二世。誤也。以李進爲交

州刺史。漢主謂左右曰：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安南志略、越史記同。（考異）安南志略作大有三年事。與歐史、通鑑合。薛史作劉陟。未嘗號以前事。誤也。十月克

貞入占城。取其寶貨而歸。通鑑（胡三省注）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河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四年唐明宗長興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交州刺史李進知之。（考異）本作交州守將。歐史、安南志略、越史記並作交州刺史。今據改。

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胡三省注）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考異）越史記作

陳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通鑑（胡三省注）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五年唐明宗長興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洪度為賓王。洪熙為晉王。洪昌為越王。洪弼為齊王。

洪雅為韶王。洪澤為鎮王。洪操為萬王。洪杲為循王。洪暉為恩王。洪邈為高王。洪簡為同王。洪建為益王。

洪濟為辨王。洪道為貴王。洪照為宣王。洪政為通王。洪益為定王。未幾徙洪度為秦王。通鑑胡三省注漢諸王皆以州為名考

吳蘭修按諸名通鑑本作宏歐史九國志皆避宋宣祖諱作洪今改從之歐史封樞樞為懿王洪度為秦王洪暉為息王與通鑑異又按歐史通鑑俱封十九人五國故事封其子十有八人誤也

六年唐明宗長興四年閏龍啓元年五月遣左僕射何瑱致祭吳越王。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長興四年七月即大有六年十國春秋載於大有七年七月誤也

七年唐愍帝應順元年四月唐廢帝改元清泰蜀明德元年春作昭陽殿。考異五國故事無年月據王詡之昭陽殿賦序當在此年春說見乾亨元年注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椳

栴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考異一本作東西二樓之上漢主

親書其榜。五國故事原注已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詞之越人皆非虛也附錄五國故事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進士王詡之上昭陽殿賦。吳越備史考異吳越備史作進士王詡之五

國故事作進士王宏即上白龍見賦者蘭修按爾雅宏大也說文詡大言也義本相因當是王宏字詡之宋人避諱或稱字耳十國春秋以王詡之為王詡與王宏為二人矣又職官分紀載中書舍人王翊獻朱鬣馬賦翊與宏聲同與詡形近亦疑是一人十國春秋云王詡

一作翻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是也

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

洪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洪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嘆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

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通鑑〔附錄〕〔通鑑注引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爲相泝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矍鑠類驚鷹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颶風壞解壓死闕修按今鈔本九國志

從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至三十七卷內錄出殘缺不全南漢止有劉洪操洪杲蘇章吳懷恩陳道庠邵廷珣潘崇徹郭崇岳八傳此條當是楊洞潛傳中語今本無之其散佚多矣

八年唐廢帝清泰二年吳天祐元年閩永和元年

九年唐廢帝清泰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閩通文元年

四月遣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考異〕歐史云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

楚王希範自將步騎五千如桂

州漢兵自蒙州引還

〔附錄〕〔通鑑〕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吳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

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潛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綱目。

十年，晉高祖天福二年。南唐昇元元年。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通鑑。〔考異〕安南志略越史記。

並作矯公羨是也。十二月，南唐遣使來告即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遣使在十月。庚子十國春秋書使至於十月誤也。封州團練使蘇章卒。章子五人，俱

為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軌，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

功得不坐，慚悻成疾卒。九國志蘇章傳。〔考異〕闕修按蘇章傳止稱大有十年卒，不著月日，今附是年之末。

十一年，晉高祖天福三年。南唐廣政元年。三月，遣集賢殿學士鄒禹謨如南唐賀即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五月己未。十月，楊廷藝故將吳

權，〔考異〕本作楊延藝，據胡注改。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胡三省注〕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

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洪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附錄〕〔九國志劉洪操傳〕洪操字貞度，襲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

中封萬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為之聲援。〔考異〕九國志劉洪操傳：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襲自諶其軍。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

〔附錄〕〔通鑑〕益、傲之孫也。〔胡三省注〕蕭傲相唐懿宗。〔考異〕關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傲相傳宗，胡注云相懿宗，誤也。按表傲子廩給事中，廩子益，商州團練推官，商州魏關內道，殆益未入南漢時官耳。益曰：今霖雨積旬，

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洪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趨交州。

〔胡三省注〕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槓，銳其首，冒之以鐵。〔通鑑〕〔考異〕本作大

槓，因歐史改。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槓者皆覆，洪操戰死。〔考異〕九國志擒洪操殺之。漢主收餘衆而還。〔歐史說文〕槓也。

世家。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通鑑〕〔考異〕通考、宋史交趾傳並云梁貞明中交趾土豪曲承

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偽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與歐史、通鑑不合。

十二年，晉高祖天福四年，閩永隆元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

忘也。〔胡三省注〕劉馬通婚故。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通鑑〕初光裔自以唐

甲族。〔考異〕本作光胤，今改正，說見烈宗紀注。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漢主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

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歐史南漢世家。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復以其子翰林學

士承旨尙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十三年。晉高祖天福五年。正月，遣使聘於南唐。〔考異〕原書至於三月丙戌。九月，遣都官郎中鄭翽如南唐賀仁壽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

至於十一月。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建南薰殿，雕沈

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尙書左僕射黃損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獷狻，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奸，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

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附錄〕〔清異錄〕嚴晚年益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然，香有氣無形，顧謂左右曰：「隋帝論車燒沈水香，却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

人縱不及烹、舜、禹、湯，漢主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漢主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廣州人物傳。〔考異〕

陶岳五代史補云。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著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南海王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權要。由是衆嫉之。然以其擬朝廷名第。不可坐廢。驗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桑維翰、宋齊邱曰。公等皆至將相。然不得其死。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其後皆然。蘭修按此條有二誤。唐同光元年。卽漢乾亨七年。時建國已久。云會南海王稱霸。求人幕府。其誤一也。永州不屬南漢。云授永州團練判官。其誤二也。又廣州人物傳云。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築室於靜福山。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績學聞於時。尤善爲詩。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鄧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登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襲。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尙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所撰有桂香集。行世。損爲人該博多能。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陔。灌田鄉。邦賴之。按此條亦有二誤。梁龍德二年。卽漢乾亨六年。時與梁絕八年矣。云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其誤一也。乾亨以後。終襲之世。未嘗得楚地。云取湖南諸州。皆出其策。其誤二也。又按零陵總記云。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據此。損在後唐。長興初。官永州。大有中。始仕南漢。是時連州雖未屬劉龔。或者如龔州。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不待旣入版圖之後。與又東坡志林云。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象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按損墓在連州高良梅花嶺。見連州志。遁去之說。尤不足信也。〔附錄〕〔崇文總目〕射法一卷。黃損撰。

晉高祖天

福六年

十四年。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通鑑

遣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尙儀謝宜。漕尙

衣高素清，如吳越。逆故王弟傳璫之室，馬氏不克。馬氏楚王殷之女也。先是馬后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

楚王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練俱往。馬氏誓不許，故不克。

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五月，十國春秋書遣使於五月，誤也。又十國春秋錢傳璫傳，天寶十四年娶楚武穆王

女馬氏未幾傳璫死，馬氏誓不欲生。闕修按薛史，備史，武肅不稱年號，容齋隨筆，梁開平二年，武肅改元天寶，備史載傳璫娶馬氏事，在梁龍德元年，即天寶十四年也。

十二月，漢主寢疾。通鑑有胡僧言識書滅

劉氏者，龔也。漢主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

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龔澄〕

十二

月，遣使區延保聘於南唐。

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即晉天福七年。漢之大有十五年也。闕修按通鑑目錄，天福七年閏三月，此云閏正月，不奉晉正朔也。是月甲申朔庚寅，為初七日。十國春秋書

遣使於十四年未是也，今從之。

是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卒。

〔考異〕闕修按通鑑天福五年，漢主以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卒，是定保為相在十三年，卒於十四年，今據移入。

十五年

晉高祖天福七年

四月，長星見。漢主避暑於甘泉宮。

五國故事

寢疾。以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

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翽謀出洪度鎮邕州，洪熙鎮容州，而立洪昌，制命將行，會崇文

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考異〕歐史云：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翽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壽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



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泣下歎歎。翻爲謀出。洪度於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襲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與通鑑詳略異。

丁丑。漢主

殂。通鑑。〔考異〕九國志三月丁丑。薨。通鑑作四月丁丑。闕修按通鑑目錄。是年閏三月甲申朔。則三月四月均有丁丑日。據康陵碑云。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薛史五國故事。並作四月。與通鑑合。今從之。十國春秋駁五國故事。反云從通

鑑作三月。年五十四。諡曰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附錄〕〔黎遂球蓮鬢閣集〕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

五羊城之東。先人有田在焉。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凡數。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

貝。築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先攜鏡歸家。光動鄰舍。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其地。搜發無餘。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蓋劉氏冢也。〔朱彝尊曝書亭集〕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隱葬番禺縣治東。二

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鑄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上紫金魚袋臣盧應奉勅撰文曰。惟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云云。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襲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大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

異聞也。〔考異〕闕修按所載碑文。光天元年。與廣語同。而王士正皇華紀聞作光天五年。又盧應奉勅撰。廣語作盧應勅撰。皇華紀聞作盧應初撰。或傳寫脫誤。或拓本殘缺。視之未審也。至盧膺。吳越備史稱攝太尉工部侍郎。在天福六年五月。卽大有十四年。碑刻於光

天元年五月。而結銜互異。疑非一人矣。又按南海百詠。陵山劉氏之墓也。在郡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考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尙有數處。如南海縣

宜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藝玉環丫髻山等皆有之。據此則乎若所見在郡東北。非北亭之康陵可知。且其文漫山皆為子樹為句。十國春秋謂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尤誤也。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

代祖曰。公諸子惟少者貴耳。

五國故事

為人辨察多權數。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

奢極侈。

薛史劉陟傳

城中番禺兩山相屬。命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為朝元洞。後更名清虛洞。而以沈香為臺觀。

於禺山。

南海百詠引鄭熊番禺雜志

〔附錄〕〔南海百詠〕藥洲在子城之西北。漕臺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尚滯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於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偽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又〕九曜石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

湖產也。偽劉時有富民貧罪者。每運實此以自贖。遂成勝景矣。〔鄭陞番禺縣志〕  
粵秀山半。劉襲時鑿石為呼鸞道。折而北有歌舞岡。襲時夾道栽菊。建樓觀於其上。

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

五國故事

〔附錄〕〔南海百詠〕甘溪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脚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為踏青避暑之地。偽劉時復鑿山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為甘溪。夾溪三四里。皆種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圖經及番禺志云。甘溪即薛諱水也。水在北山脚。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諤諤然。故以為名。〔又〕越臺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趙佗所鑿。水味清甘。劉氏呼為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眾共之。今在悟性寺前。〔黃諫廣州水記〕登粵秀山。轉而西行。越悟性寺中。東苑一井。視九眼井殊勝。偽劉玉龍泉也。〔輿地紀勝〕荔支洲在南海東四十五里。周迴五十里。劉氏創昌華苑於其上。〔考異〕闕修按通鑑云。乾和二年。命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則昌華為劉襲所作。南海東。當從海錄碎事作番禺東耳。廣語以今城西六里荔支灣為昌華苑址。非是。

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

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歐史南漢世家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三同。〔考異〕五國故事以洛州刺史爲劉放語誤。素性嚴

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五國故事有灌鼻割舌

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通鑑〔附錄〕〔通鑑〕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五國故事〕又有投湯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尙能行立久之乃死。鏊鋸互

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其唇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噙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

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蜮毒龍之類。非可復以人論也。五國故事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

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國中宦者大盛。通鑑



# 南漢紀卷二

## 殤帝紀

殤帝名玠高祖第三子。

九國志（考異）闕修按稽古錄天福七年夏漢主襲殤子昂嗣八年漢主昂弟晟殺昂自立。是玠亦名昂也。又按歐史云襲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是玠為第三子。薛史云長子誤也。

初名

洪度。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

封賓王。又封秦王。

薛史劉玠傳九國志同。

四月即皇帝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

曰皇太妃。

通鑑（考異）十國春秋作三月事蓋誤以高祖為三月殤也。

遣使蕭規如南唐告哀。

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六月唐主廢朝三日。

五月丙申葬天皇大

帝於康陵。

盧應康陵碑（考異）通鑑作八月。

六月遣法物使公孫惠如南唐告即位。

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八月甲申十國春秋作孫惠誤也。

有神降於

博羅縣民家。

胡三省注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羅浮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壤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

與人

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

考異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云云闕修按當云循州博羅縣

小吏秦循聲近又脫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邊鐫傳云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亦脫博字又按輿地紀勝乾亨初移循州於雷鄉縣時博羅已屬禎州二書蓋沿舊稱也。

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

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洪昌爲都統，循王洪杲爲副以討之。

通鑑（附錄）（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字曰

宜，襲第十子。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鬪，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襲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玠以其尙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尙變，不尙齒也。因令越王爲都統，洪杲副之。（考異）闕修按南儀謝氏當從吳越備史作尙儀謝氏傳寫之誤。

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

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賊數十人，賊爲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士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指揮使陳道庠

（考異）此六字據通鑑補。

裨將萬景忻

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九國志劉洪杲傳（附錄）（九國志陳道庠傳）道庠，穎川人，父瑤，唐末避亂於封州，膂力絕人，

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爲虎賁郎，翹果有父風，大有未

給事。晉王府，嬰疾亟，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考異）闕修按九國志洪杲以

戰功授桂州觀察使，諸史未見，今不取。又按通鑑

道庠，端州人，當是其父仕南漢後，遂居端州也。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刺史劉傳。

通鑑

使滕紹英如南唐，賀仁

壽節。陸游南唐書。〔考異〕  
原書至於十二月。

二年。晉出帝稱天福八年。南唐。三月丙戌。漢主遇弒。九國志。〔考異〕馬令南唐書作四月。據聞赴之日也。漢主性庸昧。卽位之後。大恣荒淫。薛

劉玢傳。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綬與娼女夜行。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東西兩教坊伶

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內常侍吳懷恩屢言於漢主曰。禁中簫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

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漢主不聽。九國志吳懷恩傳。〔附錄〕〔通鑑〕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

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考異〕關修按王闢之湘水燕談錄。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燕則用之。云云。簫韶部卽南漢舊稱。通考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誤也。常猜忌諸

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胡三省注〕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

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

〔考異〕歐史作昌延。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胡三省注〕晉府。洪熙所居第也。〔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等。習爲角觝。薛史云。晟與其弟越王洪昌等同謀弒玢。關修按通鑑云。洪昌屢諫不聽。

屠害，因滂泣與家人訣別。然於後赴召，至則殺之，今不從。  
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是也。今據武胡三省云當作

建武是也。今據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於

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率衆踰嶺，趨虔州。〔附錄〕〔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

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竊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十月，命韶王洪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

大廣孝皇帝。鍾允章雲華御室記。〔考異〕歐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闕修按以雲門山碑後主尊號證之，似雲華御室記爲可據也。

乾和二年〔考異〕歐史作夏事三月，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考異〕歐史作是夏事以

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於私第。十月丙午，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通鑑〕鎮王居邕

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漢主怒，故使人酖殺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赤雅〕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金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足。〔考異〕



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博白有遠村號綠含。皆高山大木。人跡所弗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上。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風。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則羣鳥舉爲之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爾修按赤雅亦載此事。並不涉南漢。十國春秋載於乾和十三年。無謂也。附正於此。

三年晉出帝開運二年八月。殺韶王洪雅。九月。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譚令禪。〔考異〕歐史云。殺劉思潮等五人。而通鑑不及譚令禪。殆誤脫也。

今據補以右僕射王翽。〔考異〕爾修按通鑑。天福七年。稱右僕射。於此稱左僕射。歐史則俱稱右僕射。今據改。嘗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

外皆懼不自保。通鑑是歲於程鄉縣置敬州。〔太平寰宇記〕〔考異〕通考作恭州。避宋翼祖諱也。十國春秋在乾和四年誤。

四年晉出帝開運三年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仲遺之漢紀。〔胡三省注〕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璠。與鄧仲父。仲有舊故然。〔考異〕十國春秋以璠爲鄧

仲父。誤也。道庠問其故。仲曰。愁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通鑑〔考異〕歐史作三年事。九國志

云。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仲。下獄。異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五國故事云。晟既懼道庠。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與通鑑互異。是

歲。析韶州始興。浚昌。二縣。置雄州。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同。〔考異〕十國春秋在乾亨四年誤也。

五年晉出帝開運四年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二月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九月漢主恐

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暉宜王洪照

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通鑑（胡三省注）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六年漢高祖乾祐元年八月遣知制誥鍾允章（考異）歐史作工部郎中知制誥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漢王怒問允章馬公復能

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

吾進取之秋也十二月辛巳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兩招討使通鑑與巨象指揮使吳珣

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九國志吳懷恩傳云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與歐史合通鑑失載也今據補粵西文載十國春秋並作吳珣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

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

漢兵復取昭州通鑑（胡三省注）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考異）蘭修按通鑑於後三年始取蒙桂連宜嚴梧等州歐史云乾和六年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國志云吳懷恩與吳珣侵楚半歲間取梧州

六州之地皆

與通鑑異。

七年 漢隱帝乾祐二年。

十二月 漢主如英州。

通鑑（胡三省注）南漢以唐廣州瀘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

藏焉。

十國春秋（附錄）（廣語）英德縣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冀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狩。九卿

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於閔石。翼日。排僊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幟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鑣。金之劍。御飛靈。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採元。奉眞元之化。端拱垂裳。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智。丹臺瑤室。眞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靈天。畫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於是拂石牀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焰。蹠雲而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祕丹於甕。府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眞人降此。子宜以其遺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闕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七十九祀。果合金德主來。幸驗眞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岷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僊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微。感茲靈異。尙以兆心係念。四海爲心。雖復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迺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祕之。衆莫知矣。擇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醴。以申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豁。蓋舒情。綴舞璠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烟霞縹緲。惑百獸之率舞。洞府喧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僊萃至。競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僊靈祕奧之事。媿之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八年。漢隱帝乾祐二年。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等用事。通鑑（胡三省注）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十一月，漢郭威弒其主承祐。綱目續編。

九年。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稱乾祐四年。正月，郭威稱皇帝。綱目。國號曰周。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

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漢主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考異）本作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云云。嗣修按通鑑乾祐元年十二月，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

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九國志乾和六年除官正合，則此年當書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胡三省注）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考異：嗣修按希廣於上年十二月為希萼所殺，此云希廣遣彭彥暉備南漢者，追敘之辭也。又按寰宇記南

溪山在臨桂縣南五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胡注溪南二字倒誤。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

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胡三省注）蒙州相去四百餘里。與彥

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

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

相與飲酒對泣。漢主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

戈，自相魚肉。（胡三省注）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寧、漢主襲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胡三省注）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舉長沙。

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視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

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十一月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

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胡三省注）九城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桂州遂拔。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柳、龔

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通鑑（考異）本作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闕修按：通鑑於前三年已取昭州，此處重出，今刪。加懷恩漢陽縣公。九國志：吳懷恩傳。十二月，遣

內侍丞潘崇徹。（胡三省注）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附錄）（九國志：潘崇徹傳）崇徹南海人，事襲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鈴略。（考異）闕修按：宋史潘崇徹傳亦云南海人。十國春秋云：咸寧人，從以南海

分置咸寧。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南唐邊鎬發兵救之。通鑑：遇於義章。（考異）本作宜章。闕修按：李佖宋朝專攻太平，應度之也。遂克郴州。興國元年始改義章縣爲宜章，避宋太宗景諱也。

牛改正。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之。南唐兵大敗，遂克郴州。九國志：潘崇徹傳。邊鎬除全道、二州刺史，以

備漢。丙辰，南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通鑑（胡三省注）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十年。周太祖順二年。南唐主既克湖南。以知全州張繼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四月。遣統軍使侯

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趣全州。與張繼合兵攻桂州。漢伏兵於山谷。繼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南唐兵大敗。訓死。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附錄〕〔五國故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為最

異。馬令南唐書云。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繼爭之不克。誤合上年為一事。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考異〕關修按時王逵已陷長沙。自稱武

潘崇徹救之。遇於蠓石。〔胡三省注〕蠓石在柳州義章縣。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

里。通鑑。〔考異〕歐史云。斬首萬餘級。九國志云。遂僅以身免。

十一年。周太祖順三年。正月。遣兵侵全道永州。朗州劉言以何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瑋為先鋒。使將牙

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之。〔附錄〕通鑑敬真。全瑋。二人至長沙。王逵出郊迎。宴飲連日。多以美女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遂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不亟捍禦。因收繫獄。全瑋逃去。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

未幾獲全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關修按敬真與逵不協。與全瑋謀作亂。故遂以計殺之。通鑑不言漢兵下落。殆楚兵已出。遂引還矣。九月。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

和十三年爲禎州節度使。始臆說也。

十四年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乙未。甘泉宮使林延遇卒。初閩惠宗娶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

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

宮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鈎校諸司事。及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

哭。（考異）通鑑載在後唐清泰二年十月。卽高祖大有八年。今併入。延遇陰險多計數。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

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漢主卽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通鑑（胡三省注）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是歲周遣

使來聘。十國春秋（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度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銀主而縛。僞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縉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十五年周世宗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

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胡三省注）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考異）歐史作上年事。十二月。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盧膺卒。

通鑑

十六年

周世宗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

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既而

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

薛史劉晟傳。〔考異〕十國春秋作十五年事誤。

卜葬域於城北。連甃爲墻。親臨視

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十國春秋作是春事。未知何據。

八月辛巳。漢主殂。

通鑑九國志同。〔考異〕吳越備史作十月。據赴至之日也。

年三十九。

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

諡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薛史劉晟傳。歐史南漢世家。册府元龜二百二十四九國志同。

中宗率性荒暴。

薛史劉晟傳。

既弑。兄不順。懼衆不服。

乃益峻刑法以威衆。

歐史南漢世家。

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

薛史劉晟傳。

陰遣巨

艦指揮使暨彥質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凡數百不可悉紀。

歐史南漢世家。

殿側置宮人。望明牕以候曉。謂之候牕監。

清異錄。

每宴會則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

皆結彩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進。兩旁翼以戈戟。漢主親持弓矢下殿。逡巡獸出。移庭而



上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

五國故事。

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斬之。

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旣殺之。嘆息而已。

歐史南漢世家。

# 南漢紀卷五

後主紀

後主名**鋹**。九國志初名**繼興**。封衛王。歐史南漢世家、宋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中宗長子也。薛史劉瓌傳、九國志同八月辛巳。即帝位。更名**鋹**。改元

大寶。時年十七。薛史劉瓌傳、五國故事同。（考異）通鑑、宋會要長編、宋史、並作年十六。關修按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

使**龔澄樞**。（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大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考異）宋史作才人**盧瓊仙**。臺省官備位而已。

十一月辛亥。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通鑑。（考異）本作文武光孝皇帝。據薛史、歐史補。

大寶二年。周世宗顯德六年。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考異）歐史、廣州人物傳、並作左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

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園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

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

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

〔附錄〕〔廣州人物傳〕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

劉襲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語勅，多命爲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於諸國。鼓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凶於厥家。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錕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梁廷佐廣州貞烈傳〕鍾允章妻牟氏有賢行，允章號賢臣，而性吝嗇，歲獲賜甚厚，未嘗分遺故人。牢語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鬻，只用一銚，猶且款塋賓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烏用此富貴爲也？乃出銚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考異〕通鑑：允章，宣化人，廣州鄉賢傳，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關修按唐書地理志：宣化屬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丘，大赦。通鑑：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

帝。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關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未幾以龔澄樞爲

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通鑑：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歐史南漢世家。

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

有免死而宮者。通鑑初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

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考異）通鑑云。宦官近二萬人。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

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宋史南漢世家。附錄。輿地紀勝。蒙延永長沙人僞劉時知賓州其弟延錫以捍賊死。嘉靖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爲人耿直劉

嬰開進士科。城第一人及第累官尙書右丞。逮事太宗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嶺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胡賓王字時賢曲江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劉鋹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

謙至鋹爲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岡等三十三人爲純臣傳。有具臣亂宦官女謁之目。凡十二卷。鋹亡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曾福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史之

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瘡痍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瘡者飲之。是後邑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寇儂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境感疾瘡武襄公禱之井水溢出

以給軍旅獲濟狄公旋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爲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祠五大字。蘭修按。曾井記刻於元延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勳南漢大有末官嶺州刺史時驅淫刑峻法墮官入水簾洞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卓條腰懸玉瓢遇

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猶存紹興中封眞達先生。粵西文載。周邦字容若。南人南漢舉進士歷官御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又劉博古南漢乾和中潯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嘗植橘於陸公井傍。潯人稱曰橘井。蓋誌其遺澤如此。蘭修按。自古

婦寺之盛。未有如劉氏者。陰陽舛易。冠履倒置。如蒙、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噫。五十五年。亡已晚矣。〔考異〕輿地紀勝云。陸續井在貴州城內。東偏有橋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種。關修按三國陸續曾為鬱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櫛櫛坊。博古種橋。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啟與十國春秋並誤作潯州。〔附錄〕〔清異

錄〕劉銀昏縱。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自稱齋閒大夫。〔清異〕宦者陳延壽。〔考異〕宋史作延受。引女巫樊胡子。〔考異〕宋史作樊胡。自言玉

皇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幄。陳寶貝。〔考異〕宋史云。羅列珍玩。設玉皇坐。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考異〕長壽云。紫

帳中宣禍福。呼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漢主言澄樞等

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又有梁山師馬媼。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又踵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

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五國故事〕鑄鐵柱十二。為乾和殿。〔附錄〕〔南海百詠〕張鑄鐵柱。今府之治事

漆水。餘不知所在。〔郭棐嶺海名勝記〕今藩司署鐵柱是也。一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應二十八宿。〔南海百詠〕〔附

錄〕關修按南海百詠以寺名為詩。東七寺曰慈度、天王、覺華、普慈、化樂、興聖、覺性。西七寺曰文殊、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祇。其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尊勝。證果、報恩、地祇、報國、悟性。〔考異〕關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嘉靖通志云。慈度寺在州

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珠慈度寺。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合定林等二十八寺。列於郡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茲時矣。輿地紀勝又云。淨慧寺。劉氏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爲尼居之。按卽今將軍署西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起天華

### 宮於維浮山。

鄒師正羅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維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山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維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壘。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則金沙

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又崑崙清界。南漢立殿。遺址尙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從。在冲虛觀。南漢所鑄。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天華宮故址。左爲含陽門。右爲起雲門。刻石猶存。萬曆戊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蘭修按羅浮山志。方輿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建天華宮。卽大寶二年也。今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行記云。晨作天華宮。並誤。無名之費。日有千萬。五國故事。

### 三年。宋太祖建隆元年。

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爲鄭王。稽古錄。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

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爲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與。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注。日據司馬光朔記。

以四月誕日爲乾德節。

光孝寺東鐵塔記。

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清異錄。附錄。廣語。城北方春園。東坡餽睡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鏡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姬等爲紅雲宴於此。

以內府局令邵

廷珪爲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珪每從容言曰。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漢主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珪雅所愛尙。因請解兵職。

願爲宮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瑁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

乃爲式親督工匠造之。九國志邵廷瑁傳。〔附錄〕〔九國志〕廷瑁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閣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位爲內閣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

方來者。廷瑁必先見之。爲具資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瑁循州人。九國志合廣州人物傳云。東莞人。殆因廷瑁造東莞鎮冢塔而誤屬也。輿地紀勝云。一作奚廷瑁。

四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

羣臣入賀。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考異〕關修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五國故事云。野輩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考異〕錢大昕二十一史考異云。按韶州乳源縣

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文云。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祝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不見有內太師之名。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

橫。惡龔澄樞等居己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考異〕十國春秋作麗姬。澄樞發其事。彥

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牙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長編。乾和後多聚銅錢。城

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餽阿堵號

澗家錢。

六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宋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為美所敗。長編〔考異〕蘭修按宋史潘

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月甲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真寺僧文偃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以寺

為大覺禪寺。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附錄〕匡聖宏明大師碑十月十六日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熾發夙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真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師早契宗乘洵超真覺

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全軀履遺蹤數萬年應洞葱嶺朕顯膺麻數纘嗣丕圖泊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果位在冲人而良所嘉歎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亂冥

坤儀太常行禮於天埤綸誥宜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睨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蘭修按〕碑載大寶六年八月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尋令奉迎入內供養月餘十月二十九日下李托部署却迴山門文具金石志 作燒煮剝剔

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東都事略劉錡傳宋史南漢世家同 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長編陳均九朝編年

每石白配百六十錢。長編〔考異〕蘭修按以上二事一見長編開寶四年一見開寶六年今類載於此 民入城者輸一錢。〔考異〕宋史世家云 瓊州斗米



稅五錢。東都事略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考異〕南海百詠、隆平集、並云二千人。輿地紀勝、九朝編年、云三千人。湘水燕譚云八千人。闕修按海門鎮在廉

州合浦縣。宋於此置太平軍者。輿地紀勝云媚川都在合浦縣。今尚有媚川館是矣。而廣州下重出媚川都。云屬東莞。南海百詠亦云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凡采珠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

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長編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澠水燕譚錄陳延

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考異〕本作陳延受。今改從通鑑。〔附錄〕〔清異錄〕劉成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燭治之可以成器。宮城左右。離

宮數十。〔附錄〕〔輿地紀勝〕劉王花塢。乃劉氏華林園。又名西御苑。在郡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菱蓮之屬。〔南海百詠〕劉氏芳華苑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通小舟。〔嘉靖廣東通志〕芳春園在城北。飛橋跨沼。林木擲之如畫。顯德園在荔

枝灣。舊廣四十里。袤五十里。今盡爲民居。〔廣語〕城西荔枝灣。南漢昌華苑。顯德園在焉。其在半塘者爲花鵬華林園。踰龍津橋而西。烟水二十餘里。多種菱荷。總名西園。城南有望春園。北有芳春園。東接甘泉苑。大抵銀時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固民之得以爲棲止者。

無多地也。〔南海百詠〕花田在城西三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南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謝維新合璧事類引龜山志〕素馨花本名那悉若。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廣語〕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鐵

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錢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考異〕闕修按素馨花。陸賈南越行紀。稽含南方草木狀。稱那悉若花。南漢宮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媚之。謂冢上自生者。傳會也。明一統志。劉王女墓在陽江縣東。女名素馨。葬此冢上。生那

悉若花。因名素馨云云。語本龜山志。誤以劉王侍女爲劉王女矣。漢主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宋史南漢世家〔附錄〕

〔清異錄〕南海城中蘇

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題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幸宴之所起扇子亭。

是歲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

長編

其參謀吳處珩。

（考異）長編同歐

史作呂處珩。九朝編年作吳處珩。皆傳寫之異。

峯州刺史矯知護。

（考異）歐史作喬知祐。長編作橋知佑。越史記作矯知祐。蘭修按矯爲交州望族。喬橋皆聲近之誤。歐史知祐當是知祐轉寫爲祐。更爲佑矣。

武寧州刺

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州。

通考、宋史、交趾傳同。附錄（越史記）國內大亂所在競起。吳昌燾

據平橋。矯公罕據峯州。阮寬據阮家灣。吳曰慶據唐林。杜景碩據杜洞江。李圭據超類。阮守捷據仙遊。呂唐據細江。阮超據西扶烈。矯順據同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布海。號十二使君。

七年 宋太祖乾德二年

三月。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雉角勝負於殿中。宦

者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麻以驗姓名。法制甚嚴。號花禁。負者獻金。耍銀買燕。

清異錄（考異）蘭修按清

異錄以樓羅麻三字標題。蓋記名籍也。

於城西關池百餘步。列石甚富。爲明月峽。玉液池。其南北曰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

令宮人競渡於此。

（南海百詠）

九月戊子。

（考異）宋史太祖紀作九月壬寅。當是奏到之日也。

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

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陷郴州。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質戰死。

（附錄）嘉靖宸東通志陸光圖四會人

祖東昇爲劉隱禪將守端州。及粵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度使。光嗣生長華胄，讀書知大義，仕至閣門副使。劉鏡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嗣堅求外郡，遂出爲郴州刺史。鏡昏愚，以郴爲極邊惡地，故徙任之。光嗣至郴，周恤窮民，招輯兵士，郴境賴以寧謐。民呼陸父。大寶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嗣遣兵柵騎田嶺，會雨漲，黃溪水溢，宋將潘美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嗣與大將營彥贇方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俱死之。（原注）光嗣有故吏龐姓者，常奏事見鏡，譏議之，及鏡降宋，過騎田嶺，龐來迎，鏡驚曰：「亦在此邪？」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鏡初以郴爲極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嗣居之。爾宋謝翱作邸吏，見故主曲。（考異）關修按此與長編後主行至公安，邸吏龐帥進迎，謝翱類或一事而傳聞異辭也。餘衆退保韶州。

初，內常侍禹餘宮使邵廷珪累言於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旂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琛寶，遣使通好，漢主憺然莫以爲慮，惡廷珪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

思廷珪言，乃以廷珪爲招討使，領舟師屯泚口。

長編（原注）九國志廷珪傳言王師乘勝克連州，劉詵禪始用廷珪，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考異）九國志大寶七年，加廷珪開府儀。

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關修按東莞鎮象塔記刻於大寶五年十一月，時廷珪結銜已稱東面招討使矣。

八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初，邵廷珪屯於泚口，以待宋師。會宋師退舍，廷珪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

有投匿名書，譖廷珪將圖不軌，漢主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祀之。

（附錄）（清異錄）南漢貴璫趙純節，性雅喜芭蕉，凡軒窗館宇成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十國春光）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與龔澄、樞、陳延壽同事，而絕不侵攪朝政。（關修

按南漢寺人忠於事者，惟廷珣耳，以誣殺之，宜其亡矣。若純節者，猶無貶焉，故附之。

八月甲子，宦者莫少璘等七人降宋。是歲，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槿

帥兵三萬人擊破吳處珩等，遂自立為萬勝王。

〔考異〕九朝編年安南志略作萬勝王，東都事略、通考、宋史、並作大勝王。越史記初號萬勝王，開寶元年，僭稱大勝明皇帝。

以槿為

靜海節度使，遣使來告，漢主因而授之。

長編〔原注〕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槿為靜海節度使。皆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考異〕長編併書於乾德元年，今移入九朝編年云。

寶六年五月，授交州丁榷靜海節度使。初，丁部領與其子槿破吳處珩，自領交州為萬勝王，私署其子槿為節度使。部領立三年，槿襲父位。至是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而上表求內附，詔以槿為靜海軍節度使。嗣修按由開寶六年上推七年，槿襲位為乾德五年，又上推三年。部領自稱萬勝王為乾德三年，與十國紀年正合。十國春秋大寶三年，部領為大勝王，誤也。又按東都事略，部領卒於太平興國初。十國春秋大寶八年三月，部領死，詔以子槿為交州節度使，亦誤。

九年，宋太祖乾德四年。

南海民妻子兩首四臂。

歐史南漢世家，文獻通考同。〔考異〕十國春秋作常康縣民妻，蓋以南海析置常康，以臆度之。

尊南海神為昭明帝，廟為

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

〔考異〕蘭修按事載長編開寶四年，云太祖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一品服，今從十國春秋移入於此。

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為部下所殺，先

是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恩督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者，輒行捶撻，執役者皆怨之。於

是作龍舟成。

〔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造龍舟十，以備銀親征。

懷恩躬自臨視，以綿幕其手，徧捫鉤楫，匠區彥希在側，因連斤斫其

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彥希斬於市懷恩爲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漢主命潘崇徹代其

任。長編（原注）懷恩崇徹皆宦者也九國志世家言懷恩被殺在大寶二年大寶二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郴連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徹傳云崇徹代懷恩歲餘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徹之罷在大寶十一年春則懷恩被殺當附此年未也王師取郴州後六

年乃取連州今并言郴連蓋誤耳潘崇徹不知以何官代懷恩當考司馬光朔記載此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懷恩被害乃是月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國紀年今不取（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懷恩番禺人事墾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

嘗有小過玢襲位遷內常侍最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爲桂州團練使（考異）闕修按九國志載區彥希殺懷恩事與長編同宋史潘崇徹傳亦云懷恩爲部下所殺十國春秋云懷恩召歸宿衛命崇徹代其任誤也又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款懷恩結銜稱萬華宮使桂州管内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九國志諸書皆失載

十年宋太祖乾德五年四月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於法性寺。光孝寺東鐵塔記（附錄）（鐵塔記）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

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麻無疆萬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寶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記（考異）南海百詠云法性寺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延德之宅虞翻之園圍也闕修按即今西城光孝寺塔記闕卯輪躬三字茲據足本載之顯名剝蝕甚多具南漢金石志

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眞諦所

手植蓋四百餘年矣是夏爲大風所拔

薛史劉瓌傳（考異）闕修按南海百詠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天台志菩提樹智業三藏移植於廣州光孝寺者其樹不花不實經冬不

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縞。廣人每用此。  
爲燈。爲花。爲蟬蟲之翼。均與薛史異。  
秋。漢主寢室。屢爲雷震。薛史劉  
銀傳。

十一年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西北面招討使〔考異〕宋史潘崇  
徽傳作西北面都統。潘崇徽以飛語見疑。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

往覘其軍。〔考異〕宋史潘崇徽傳云。  
遣薛崇譽使其軍以覘之。戒之曰。崇徽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徽嚴兵衛以見之。崇

岳不敢發。還白漢主曰。崇徽日夕領伶官百餘輩。〔考異〕九國志。宋史。並云伶人百餘。  
十國春秋云。伶人八百餘。恐無此事。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

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漢主怒。會崇徽單騎來歸。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長編。〔考異〕  
關修按九國志潘

崇徽傳。與長編悉合。宋史潘崇  
徽傳云。銀怒召歸。奪其兵柄。初。宋師陷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宋太祖見之。問曰。

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笑。因問本國政事。延業具

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長編。東都事略劉誨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  
異〕關修按宋史作乾德中事。長編追敘於此。於是道

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爲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太祖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南唐

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長編高州大風雨，壞廨宇及舍五百區。十

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為象，少不肖似，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

置天慶觀中。南海百詠，輿地紀勝同。〔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錕僭僞時用物精多，不敢蹟犯其象。嘉靖初，提學魏校銷毀為鏡以歸。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

浮山，不果。方輿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為狡免之穴。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為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知劉氏為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為臨賞之樂，警急則為遁逃之所。

其計窘矣。蘭修按羅浮非可守之地，而為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書羅陽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鑑於增江水口穿渠達羅浮，惜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為荊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獵

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巨石也。已而人犬皆化為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龔慎儀來使。長編

〔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尚書禮部侍郎。與南唐書不合。東都事略作龔正儀，避孝宗諱也。其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

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敵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始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也。盈虛消



息取與翁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禍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勳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始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

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官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纒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纒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肝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吏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

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東都事略、陸游南唐書所載書辭詳略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略〕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

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必以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利，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死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社稷者，當若是斗。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一無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陸游南唐書〕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闕，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實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不可爭。而况今日之事邪。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饗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饗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論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大復何言。〔考異〕蘭修按東都事略。長編。並云兩致鐃書。據宋史書詞云。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云云。乃第二書也。南唐書。東都事略。所載皆第二書節本。其第一書。今無可徵矣。又按陸游南唐書。遺襲慎儀事。凡兩見。慎儀傳在開寶三年。與稽古錄長編合。而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誤也。十國春秋。凡三見。南漢後主紀在大寶十三年。慎儀傳在開寶三年。並合。而南唐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與陸書同誤。

漢主得書大怒。遂囚龔慎儀。驛書答南

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上宋太祖。太祖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

〔考異〕王應麟玉海作九月八日己亥。自注一云己亥朔。蘭修按錢大昕四史朔閏考。

九月爲己亥。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

〔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賀州道行營兵馬都總管。宋史王繼勳傳。亦作賀州道。而本紀作貴州道。蓋傳寫之誤。

薛應旂續通鑑、廣州人物傳、並作桂州道、又緣貴州而誤也。

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

〔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武陵團練使。

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步軍都

監。〔考異〕原作行營馬軍都監、據宋史王繼勳傳補。

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

〔原注〕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考異〕關修按永樂大典九百三十引宋會要作九

月八日、李仁甫所據殆別一本也。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為宮館池

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宋師次於白霞、

〔考異〕宋史南漢世家八月師至白霞、誤也。

賀州刺史陳守忠

〔考異〕九國志作守志。

遣使告急、內

外震恐、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

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宋師陷馮乘、前鋒至芳林、

〔考異〕寰宇記馮乘縣在賀州北一百二十里、方輿紀要芳林鎮在賀縣東北。

澄樞惶懼、乘輕舸

遁歸、是月癸丑、宋師遂圍賀州、

〔原注〕九國志、五代史、及劉焜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銀即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為招討、乃李承渥敗後、而辛延渥勸

銀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

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快快、於是辭以

目疾、

〔考異〕關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亦云辭以目疾、十國春秋云、諸大臣請起崇徹帝不從、誤也。

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遂使彥柔將兵援

賀州。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

〔考異〕方輿紀要南鄉鎮在賀縣南百餘里。即今信都鄉。有巡司戍守於此。

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

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

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

開門降。

〔原注〕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錄並書於十月。據劉錕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國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考異〕蘭修按稽古錄。東都事略。長編。宋史太祖紀。潘美傳並云。先克

富州。非是。其證有三。據元和郡縣志。富州東北至賀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不與湖南接壤。宋師不能越昭。賀。而取富

州明矣。其證一也。賀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爲馮乘縣。又北一百三十里爲萌渚嶠。卽五嶺之一。與道州江華縣接界。北兵踰嶺卽蹙賀州。

故以賀州道行營命官。發十州兵赴賀州城下。其證二也。九月朔日出師。十五日癸丑圍賀州。必無半月前已克富州之事。二十一日已

未克賀州。十月十二日庚辰奏到。賀州距京師三千一百六十里。亦必無遲至二十二日始行奏到之事。其證三也。愚謂本紀九月二十

九日丁卯爲賀州捷奏。十月十二日庚辰爲富州捷奏。紀載失檢。前後互錯。致時與地俱不可通耳。今訂正。

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

徹爲內太師。

〔考異〕蘭修按九國志作內大司。傳寫之誤也。

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

〔考異〕宋史云將兵五萬。

屯賀江。會宋師徑趨富州。崇徹但

擁衆自保而已。

〔考異〕原作徑趨昭州。今改。蘭修按宋師既克賀州。聲言順流趨廣州。謂由賀江下封州以達廣州。及漢兵屯賀江。而宋師已由富州趨昭州矣。聲東擊西。亦兵法也。然則何以不趨廣州。曰。昭。桂。據其角。連。韶。扼其背。孤軍深入。三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已克，并力攻韶州，以取雄州。由滇江乘流而下，如探囊中物矣。

七月，宋師陷富州。〔考異〕關修按韶富州當在是月初，今移入。

韶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

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陷韶州、桂州。

〔原注〕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捷奏到，當其克時，必在此月末，但未得其日耳。〔考異〕關修按宋史本紀皆據奏到之日，世家十月陷韶州、桂州，則據克城之

月而潘美傳云：十月下昭、桂、連、三州，誤也。玉海云：十二月壬寅下桂、昭、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

十一月，宋師破開建寨，殺數千人。

〔考異〕宋史殺寨卒數百。

擒寨將斬暉。

〔原注〕本紀於十

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書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寓斬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瓚傳，則先破開建，斬斬暉，然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關修按長編注所引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南，昭州在賀州西境，絕不

相屬。宋史世家云：十月次昭州，破開建寨。長編亦書於趨昭州之後，並誤。蓋既克昭、桂，回師東向，仍由賀州進取連州，其破開建必在此時。故國史書於昭、桂，既克之後，連州未陷之前也。今移入。

進攻連州。

〔考異〕長編招討使盧收。〔考異〕

原作盧枝，據長編、宋史改。

戍騎田嶺，宋師敗績，叛將李廷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聞收堅壘以拒。潘美憂

形於色，廷珙進曰：收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麾之，果謹諫而降。收燒壘遁

去。廣州人物傳〔附錄〕廣州人物傳李廷珙，連州人，其祖匡唐有功，父盧頤，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安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盧頤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閥初調番禺

簿，尋仕南漢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爲不道，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明年獻平南澳策，開寶三年詔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

署尹崇珂爲副。廷拱嚮導伐之。南漢平。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拱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至刑部尚書。

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

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原注〕十二月初五日。連州捷奏到。其克時當在此半月以後。但不得其實日耳。〔考異〕關修按宋史太祖紀十二月壬申下連州。是月己巳朔。當云初四日。奏到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庚午克

連州。乃初二日。稽古錄。玉海。並云十二月辛亥拔連州。是月不得有辛亥。或辛未之譌也。又歐史云。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云云。按韶皆當作昭。蓋傳寫之誤。

初。南漢取桂、連、二州。皆徙

其民。毋得居城內。〔考異〕事在乾和九年。

十二月戊子。宋太祖令長吏招撫。立里閭。給廬舍以處之。宋師長驅至韶州。

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

〔考異〕宋史凡三見。太祖紀云萬餘人。南漢世家云兵數萬。潘美傳云衆十餘萬。

陳於蓮華峯下。

〔考異〕宋史世家作蓮葉山。關修按華俗書作華。轉寫作葉耳。輿地紀勝云。

蓮花山在韶州東五里。形似蓮花。故名。

初。南漢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師集勁弩射之。

象奔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

〔原注〕世家言承渥僅免。李托傳言承渥戰死。未知孰是。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今從之。

遂陷韶州。

〔附錄〕〔宋史潘美傳〕韶州廣之北門也。

擒刺史辛延渥。

〔考異〕宋史南漢世家作刺史李托傳作節度副使。

及諫議大夫鄒文遠。

〔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州捷奏始至。其捷時當在初旬也。據

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

〔考異〕關修按四史朔閏考。十二月己巳朔。辛卯爲二十三日。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戊子克韶州。乃二十日。又按鄒文遠宋史作卿文遠。

延渥間道遣使勸漢主迎降。六



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中震恐。漢主始命塹東濠為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

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宮媼梁鸞真養子也。幼為閩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為內侍監。銀錢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與大將植廷曉統

衆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九朝編年。宋史潘美傳。並云銀兵十五萬。阻山截谷。堅壁以待。

十四年宋太祖開寶四年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降。〔原注〕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錡傳及九國志。錡世家。十六日癸丑。二州捷奏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

去年十二月。今附正月初。〔考異〕關修按九域志。雄州在韶州東北二百三十五里。英州在韶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流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正據奏到之日。王宗沐。宋元運。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

崇徹傳〕崇徹至京。太祖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

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即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

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考異〕關修按瀧頭在英州南十里。與滇水合。由此下。滇陽中宿。臨漢諸峽。以至柵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宋史。並作馬逕。九國志作馬逕。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謂水一折為逕。故有七十二逕之名。又載天威遙碑云。陸有川。迺頑

石。榘斷。據此則馬逕。屯雙女山。〔考異〕吳興祚廣東輿圖。雙女山在南海縣西十五里。俗呼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

為方言。諸書。肥改也。

多詔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

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

〔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

並作左僕射。又歐史東都事略宋會要宋史南漢世家潘美傳並作蕭灌是也。太祖紀作蕭灌。十國春秋作蕭灌。皆傳寫之誤。

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

〔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衰部送灌等赴闕。

灌等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

〔原注〕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李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鬪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

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考異〕蘭修坡露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

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云云。據此則遣使在未至柵口之前。淹延在既至柵口之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與露布合。今從之。宋史劉鋹潘美兩傳互異。歐史東都事

略亦與露布異。

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瘼之餘。今不驅策而

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植廷曉，字朗伯，東莞人。南漢之亡，以戰而死，獨於廷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崇岳奔還

小諸國，以次削平，其間竭忠仗節之臣不可多見，而廷曉獨能不避國亡與亡，雖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

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了夫人持二炬，問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益起，南漢軍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發屋折木，

持二炬，問道先搗賊壘，大軍躡食，陳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柵，賊驚果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

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原注〕龔澄樞等傳皆云：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宋師至白田，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

之，遂入城。〔考異〕關修按：長編二月丁卯朔，辛未為初五日，薛史云：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擒劉鋹，是也。又南海百詠引劉氏興亡錄：二月辛未，僞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云。

云：與二書合，劉氏興亡錄為胡寶王撰，事由目擊，當得其實也。今從之。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

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考異〕宋史世家云：斬閹工五百餘人。美以露

# 布告捷。

〔附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十二引宋會要〕嶺南道行營擒劉銀露布嶺南道行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尙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國家仰稽元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

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擴俗獨特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錕性惟兇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到確湯鑊之刑古未會有恨刀鋒之未快用鋸解以恣情斃割刎屠窮彼殘害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向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錕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錕又類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惡此狂迷尋結陳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錕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燄連天史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錕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霽襟望皇都而稽首此善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旣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錕并傳命判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錕旅拒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考異〕長編原注云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鳳象傳乃云擒劉錕蒙草露布稱旨召對滋福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蘭修按宋文鑑玉海並載露布與會要互異二十餘字又闕其劉錕并僞命以下九十八字

己丑至京師

〔考異〕宋史太

祖紀己丑克廣州正據奏到之日乃二月二十三日也與長編合今從之宋會要云二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作丁亥乃二十一日

庚寅宋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原注〕新舊錄與本紀州縣戶數不同。今從本紀。〔考異〕蘭修按歐史云四十七州。誤也。又按今宋史本紀云縣二百一十四。地理志云縣二百一十四。與長編合。南漢世家作二百四十。傳寫倒誤也。本紀

地理志戶口與長編同。

世家止云戶十七萬。

辛卯。宋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

三年以前逋租。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望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

辭挺節恥仕僞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邱壠悉加營護。

〔原注〕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略不見於史。當考。〔附錄〕〔宋史周渭傳〕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

於諸父。力學工為詩。劉鋹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燬燼。遂

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累遷知桂州。太平興國

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在嶺南凡六年。後官至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遠。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

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織。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

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考異〕長編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人嘉歎。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司馬光陳水紀聞與長編略同。輿地紀勝引皇朝類苑朱昂撰莫節婦傳云。渭還時。夫婦俱已皓首。遂偕老如初。蘭修按節婦傳撰於當時。宜得其實。宋史從之是也。惟云夫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編云。初南漢取昭州。僞政暴酷。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避地零陵。自注云。周廣順

元年考渭卒於咸平二年己亥年七十七。由此推之。當生於梁龍德三年癸未。至周廣順元年辛亥避地。即漢乾和九年。年二十九。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爲廣南轉運副使。年五十五。距避地時實二十六年。宋史云劉鋹時避地諛也。凍水紀聞又云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有官祿矣。太祖十廣南。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與諸書不合。始傳聞之諛。三月。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僞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

### 悉除去

〔附錄〕〔長編〕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爲奴婢。傭僱取直。四月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荆湖例。酒麴仍勿禁。七月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爲鼠雀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

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八月。詔廣南道僞漢諸宮庫務所有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十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自配民物十數車。辛巳。悉命除之。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嶺南民有進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井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五年三月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六年六月。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七月丙辰。詔但取其十。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

後主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後主至公安。

〔考異〕宋史云銜至江陵。

郎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

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

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龔

澄樞、李托、薛崇譽。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

〔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云：『與長編異。』」

諫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尙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

引伏。五月乙未朔。

〔考異〕玉海作己未。傳寫之誤。

有司以帛係後主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

尙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偽號。

〔考異〕闕修按原作十六，今改正。說見大寶元年注。

澄樞等皆先朝舊人，每

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

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

〔附錄〕〔宋史龔澄樞傳〕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銜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

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李托傳〕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鉞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薛崇譽傳〕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鉞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檢點司事。

釋後主罪，及其官屬

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

〔附錄〕〔宋會要〕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列仗衛及馬步諸軍，分於天街左右，又設文武官位於樓前，如入閣之儀。在京九品以上官，皇親諸親，蕃落諸州進奉使。

並陪位。又設獻俘位於東西階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之前。以北爲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張等及其僞官皆乘馬。持露布前引。原注露布墨書帛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薰風門。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大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又押至太社。如上儀。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皇帝將坐。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仁搥版奏請申殿。百官就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元珏搥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皇帝常服。卽御座。南向扇門。羣臣合班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銀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宣訖。通事舍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尙書。次攝刑部尙書。盧多遜進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張於樓前。詰張覆之罪。張對曰。臣年十六。僭僞位。襲澄樞等皆先臣萬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澄樞等卻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僞官內太師潘崇徹。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僞官玉清宮使生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李托。內門使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乃詔釋銀縛。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帥之間罪。傾臣節以來降。既露奸欺。自招覆滅。獻俘請命。固合誅夷。就擒無赦。罪之文。釋縛示伸恩之典。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屈我國法。所得罪特赦。張拜舞稱謝。次命閣門使宣制。釋僞官劉保興等罪。自銀而下。各賜衣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咸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中奏禮畢。放仗如儀。初

議獻俘之禮。羣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尙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附錄〕〔玉壺清話〕張昭以戶部尙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昭與實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

是日大宴大明殿。

〔附錄〕〔宋史太祖紀〕大宴於大明殿。錢與焉。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



補闕王明爲祕書少監。領昭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

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太祖嘉其功。故擢

用焉。辛丑。太祖宴後主於崇政殿。六月壬午。長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宋史南漢世家食邑二千戶。宋會要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長編（考異）詔銀月

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宋史南漢世家作四年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考異）長編左僕射蕭灌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

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附錄）（長編）六月。命學士阮試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

子中允周仁浚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

官。因其俗治之。五年閏二月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璫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初高祖時嘗召司天監

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高祖問曰。享年幾何。傑曰。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乎。（考異）

（考異）周修按原作五百五十。及後主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周克明傳）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

黷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僖宗幸蜀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精於歷算嘗以大衍歷有差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時天下方亂傑以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弟鼎求爲封川錄事參軍天復中棄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災變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僞謝病不出襲襲位強起之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策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五成於十二五相比當五百五十襲大享賞資甚厚襲以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世其學事襲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考異）蘭修按周克明傳比之復爲二土以二卦皆有坤土爲說東都事略降平集宋史世家並作復之豐曰二卦皆土爲應謂復之應在四爻爲丑豐之應在二爻亦爲丑是二應皆土也今從後說

又高祖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

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族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

青箱雜記（考異）通考宋史五行志南漢世家並解云兩者王

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亦宋姓也

師如時雨之義也蘭修按諸書皆作二月五日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

平南漢惟玉海云二月庚午即初四與童謠合

分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文獻通考（考異）宋史五行志云桶與宋同音

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宋

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云。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彗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蘭修按宋史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為丙午之謫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

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末。有稻出自海中浮來。止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有番禺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者。泊宋師至。潘美為部署。方悟為潘字。〔蘭修按〕水魚一作水急。嶺南既平。遷范旻

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是年十月。南漢知州宦官鄧存忠。〔考異〕長編但云知州宦官。宋史范旻傳云。知廣州。誤也。尹崇珂傳又云。容州都指揮使。劫

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衆遂少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

使問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編。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詔

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

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衛國公。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蘭修按是時太宗

雖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世家。歸葬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銀墓。在曲江縣北獅子岡。〔嘉靖廣東通志〕獅子岡。即今白虎寺。越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王山。二千石初到。皆致虔祠。水旱祈請。多有應焉。後主

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

〔考異〕五國故事：銀敗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尙四十有六，獲焉。及至京，鑲乃

自結真珠龍鳳鞍鞞，以獻太祖。清異錄：劉晟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宋史世家與長編同。

尤爲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尙方諸工官。

〔考異〕宋史作諸宮官。

皆駭伏，給錢

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鍔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

〔原注〕張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考

異〕闕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賜恩敕，俟劉鍔錢一百五十萬，卽此事。

後主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

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賜卮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臣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

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

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

〔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院，召近臣宴，鐵預之。

後主因言：「朝廷遠

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

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談諧類此。長編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

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閣門祗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宋史  
南漢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敘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鋹後。

右南漢紀五卷。國朝嘉應吳蘭脩石華撰。按亡友吳君石華嘉慶戊辰舉人。官信宜訓導。工倚聲。著有荔枝吟草。桐華閣詞。構書集於粵秀講院。藏書數萬卷。枕經靡史。自云喚作詞人。死不瞑目。竭十年精力。以成是書。考南漢紀事之書。惟胡賓王劉氏興亡錄最古。賓王曲江人。二十七松堂集所稱關係國家治亂與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不傳。豈不尤爲可惜者也。廣州人物傳稱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缺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錄皆不詳。周克明南海人。訪耆舊。採碑誌。孜孜著撰。裁成十數卷。書未成而卒。胡元興不知何許人。克明書本未成。其不傳宜矣。至如近人劉應麟南漢春秋十三卷。阮通志已著錄。而義例未諳。等之自鄼無譏可耳。是書攬拾獨富。考覈尤精。每條必註出典。以矯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爲附錄考異於各條之下。見搜羅之已遍。決擇之特嚴。正史紀傳。或遜其詳。明簡當。而奚論於霸史也。李申耆序稱唐之末造。亂賊竊擅。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而莫穢於南漢。竊謂是書實爲十國紀事之書之冠。僞劉何幸得此於廣文哉。道光庚戌中伏後。南海伍崇曜謹跋。